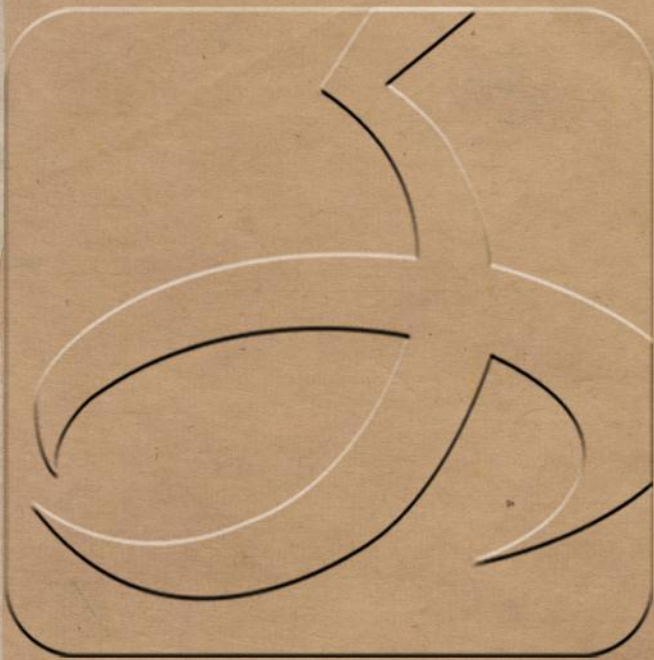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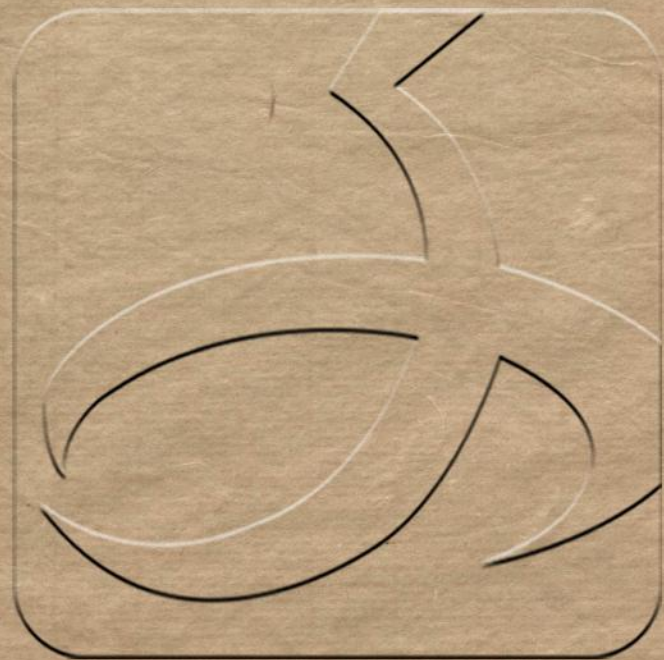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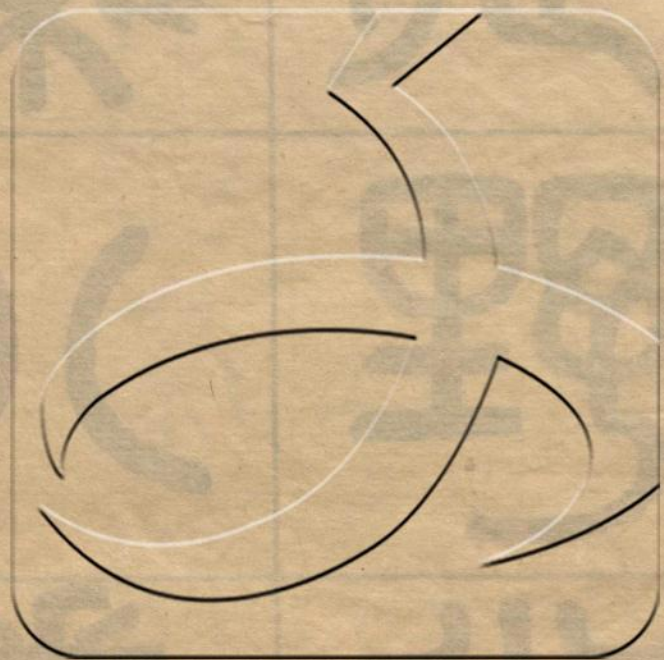
從野堂集



97.451  
5339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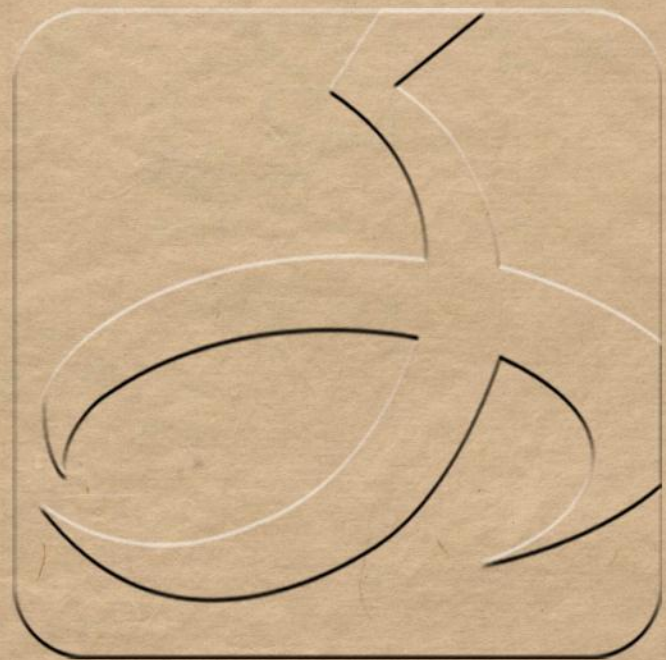
43







6205451



季	本	氏	卷
譜	壘	用	緒
均	彭	明	乙
錄	林	崇	宋
古	朝	禎	世
一	頌	个	誰
卷	讚	丑	盛

余年十四而讀當時繆先生之文維時先生已偃蹇名場無聊特  
 甚又十七年而余與先生同舉進士迺辱先生引為忘年之交切  
 劇道義揚推古今至遭逆璫之禍檻車徵抵良鄉猶貽書錢少宗  
 伯諄諄見念屬以相與有成迄今追思之涕不禁淫淫也先生少  
 負奇藻長為聞人四方之學者負笈問業趾錯於戶先生時拈微  
 義出人意表其為古文詞一本之天真不落前人窠臼晚歲文筆  
 益老氣肅而情深讀之如對雅人法士整襟端立不覺浮斂而躁  
 釋也先生幼有至性篤孝二親敦愛骨肉而殷於故舊既以孤童  
 奮起列為顯人生平所遇學使者及郡邑之良凡有風塵物色之  
 目輒車所至無間存歿必登堂拜墓灑淚肅瞻雖在數千里外拊  
 存其遺孤然後已而於取友尤為矜慎士不參其神契即拂衣去  
 之知其可與一定交終身不易也面目嚴冷對客落落穆穆驟即  
 之神情似不相屬者而用意實獨至然當其中有所不可雖夙昔  
 雅故引義規切強詞厲色至有敵以下所不堪者而先生行意自

如卒以此賈禍先生不恤也自爲諸生卽以天下事爲己任憂君  
愛國之誠老而彌篤每當人材進退世道剝復之際有慨於中未  
嘗不拊几憤歎若其身家憂也泰昌天啟之元二宮府多故婦寺  
牙孽兇邪比連蓋滄海橫流之勢成矣先生與楊左魏諸君子晝  
夜屏營抽精殫慮奮臂嚼齒欲以二三書生氣力彌縫支柱其間  
身爲質的觸穽陷坎至於殞身碎骨而不悔蓋天之所以成先生  
者如此忠義之氣鬱盤于胸中而溢發於翰墨故其峭刻孤往之  
思清嚴秀拔之氣颯颯透紙而出令人肅然起敬而不敢狎視信  
乎非本之天真者不能爲昔杜少陵阨窮放廢而一飯不忘君故  
蘇子瞻評其詩以爲獨得三百篇之遺旨若先生之文其庶幾焉  
矣乎先生歿十年其長君哀其遺藁付梓而屬予爲序余惟於文  
無能爲先生役然而願爲之不辭者以往昔辱先生之知得附姓  
名簡末以爲幸且使後之學者讀其文以想見其人知先生爲未  
死也年眷弟陳必謙頓首拜撰

西谿繆先生其生也修辭者尊爲百谷之海砥行者奉爲羣岫之  
岡語幹濟者如族工執削聽指授於梓人辯材品者如百卉參差  
監短長於止水其亡也如元禮孟博繫九鼎於東京如彥範東之  
浴新暘於唐服天子追念其遺藁販夫孺子咸想慕其英風不必  
俟之百代已與高忠憲楊忠烈等壯河山而輝日月矣卽其館閣  
鴻製與贈遺小章雄深磅礴之氣求之本朝方正學而外莫敢韻  
頽而余尤有感於先生之自敘也當逆燄如燎楚毒備至勢不望  
生儻幾微有動於中不氣沮於善不可爲則憤盈於天之不弔已  
爾先生方倦懷我知銜情孺慕在三之誼九死彌敦至所云行眞  
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  
無養卽不知於先生如何然抑心自問外若不見惡逆之可尤內  
若不見奇節之足炫此何等時而先生若是謂先生不聞道吾不  
信也先生取友徧天下卽里閭後進稍堪接氣類必多方獎掖爲  
力於所不知如余迂訥先生每引之忘年其寄粵督之語令當之

者汗溢於額嗟乎先生髓腦塗於君父肝膽殉於友生乃門牆舊  
好片語睚眦影附新知時移意奪即易名之典久應論定尚煩擬  
議於秩宗誰爲後死者此尤余所咨嗟惋歎於先生者也長公采  
室直諒慨慷余對之宛見先生書此寄之附先生集末九原知己  
庶幾可作云同郡友弟張璋頓首拜撰

予讀漢史至劉子政使所親上書言弘恭石顯等爲恭顯所覺下  
吏雜考未嘗不三歎也武宗時郎李獻吉爲大司徒劾閣瑾章獻  
吉幾殆賴其友以免嗟乎士君子出身犯難以與權奸爭一旦之  
命者類皆弗勝而同心與議之人亦必支蔓鍛鍊盡敵而止彼固  
以必如是而後莫我難也今觀西谿先生更有異焉甲乙之際蓋  
難言之腐夫竊柄於內宵人嚮導於外海內汲汲不知所措應山  
一擊事雖無成而天下正義有所歸矣先生與應山友善疏稿與  
聞是誠有之附逆者謂此疏專出於先生而先生之禍以烈大獄  
一起歎首陽而齊李杜固其所也特怪恭顯劉瑾皆身借叢神口

銜天憲其怨言事之臣何啻質首哉而子政僅除名獻吉亦奪職  
耳先生事稍異於二子而遇禍獨酷此何故耶蓋子政雖以宗屬  
被知遇然少典尚方鑄作有誣誕之譏後以經術起家耳獻吉嶽  
嶽著節先朝而世不免以文士目之故其事易解且也逆瑾之禍  
閹人與人生合而外庭攻之急故薦紳多被其難此如疾風暴雨  
之傷物也逆賢之禍小人與君子爲讐而借閹之威激閹之怒以  
快其所欲此如持斧斤者引繩而批根莫能遁矣先生清心疾惡  
遇事風生君宗之望久繫人倫即無草奏之疑詎能免耶逆賢即  
無所致恨於先生而諂附之徒能使先生一日不入黃門北寺耶  
世傳逆賢之醜未張也福清意欲彌縫之使不爲我害而先生以  
大義責福清甚力其後應山疏出福清意不以爲然知時勢不可  
爲遂引疾去夫老成謀國之苦心固將爲擾龍蛇而豢虎兇者然  
是時黨議已成內外膠固即使從容端揆作李長沙豈所望於名  
德耶夫惟聖人達權其次則守義如先生所持又曷可少哉今主

上握乾符整地紐首褒死節之臣卹贈先生如禮惟易名稍需耳  
天定之期又十年矣曩時拜節甫而鋤顧廚者相繼殛死或荷戈  
窮荒蒙首草野不得自比於人而先生之遺文在人間者至比於  
采薇之歌沈淵之作所以激揚清風者蓋萬世而未已也禍慘於  
劉李名亦過之孰謂善不可為哉某先生楚闈所取士也生缺鄭  
弘訟罪之書沒無景毅自免之義追仰芳躅實愧古人因讀先生  
之文而潸然序之如此而且以易名之典望之諸名賢之主張清  
議者門生方岳貢謹撰



西谿夫子像贊

稟兩閒之正氣蘊六合之奇情從星辰而分耀比鸞鳳以揚聲經  
筭探蹟詞壇噉名值風雲之晚達羅榭楠於楚荆讜論攻秦相之  
奸禍胎已伏鴻文斥壽寧之請寃獄旋成丹心憂國白髮捐生楚  
毒過膺滂之被厄殘糜踰堦浩之遭阮想戟眉之枕籍聳怒髮以  
崢嶸血三年而不化骨千載而流馨感聖明之愍卹消霧霽而見  
青辱門牆之葑菲仰獄尉於儀型覩忠魂之彷彿儼登陟乎天庭  
門生文安之薰沐百拜識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目錄

○卷之一

誥敕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

士葉向高誥命

大學士葉向高父誥命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并妻誥命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丁紹軾誥命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誥命

資政大夫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王在晉誥命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東明誥命

太常寺卿陳于廷誥命

南京太常寺卿申用懋誥命



提督軍務巡撫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懋康誥命

太常寺少卿孫鼎相誥命

太僕寺少卿孫居相誥命

太僕寺少卿徐如珂并妻誥命

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王命新誥命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并妻誥命

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錢士晉誥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父誥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勅命

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張其實勅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金麗兼勅命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并妻勅命

行人司行人宋鳴梧父勅命

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并妻勅命

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贈官勅命

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永年勅命

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勅命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勅命

○卷之二

奏疏

患病不能供職疏

擬請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器定國是疏 館課

論

愛君以周公為法

公論國之元氣

延陵十字碑

策

第一問 湖廣程

第三問  
第五問

辨  
守道守官辨

解  
國體國法是有無輕重解

原文

評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何如

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序  
○卷之三

湖廣鄉試錄序

古大夫集序

己未涉錄序

閱楚一錄序

呂輔季稿序

李仲開行卷序

楊育原稿序

邑劉侯康谷文序

錢公永遊吳草序

姚子雲雨新草序

問世編序

梅花社草序

姚節母文太君六十壽序

張母范太孺人八十壽序

封諫議鎮東沈太翁七十壽序

內兄李貫之先生七十壽序

太學警宇蔡翁八十壽序

記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許壘關新建廟學記

○卷之四

墓志銘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用齋劉公墓志銘代

明勅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宋二公繼配贈孺人楊氏祔葬墓志

銘

明勅贈文林郎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暨陽貢公暨配周孺人

合葬墓志銘

明故浙江金華府湯溪令秦君允言墓志銘

明故溧水學訓導芝菴趙先生墓志銘

明故太學生程君公甫墓志銘

明故夏室屈孺人墓志銘

明故邑諸生陶季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故邑諸生徐望叔暨配顧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布衣虞江錢翁墓志銘

墓表

明故福建汀州府知府畏巖張公暨配吳安人合葬墓表

明故淮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左泉何公墓表

明故太學生環浦張君暨配瞿孺人合葬墓表

明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

○卷之五

傳

巖寺正傳

貢御史傳

湯大理傳

張澄源先生傳

張先輩傳

顧太公傳

克菴楊公傳

仰峰王君傳

行狀  
先父惕菴府君行狀

先母夏孺人行狀

徐節婦王孺人行狀

祭文

祭外舅李復菴公文

祭蔣母薛孺人文

祭顧郎仲年兄文

紀略

夏門雙節婦夏侯氏紀略

○卷之六

尺牘

與歐陽公祖論本邑先賢祀書

與高景逸

與毛禹門

復臺翁葉老師

寄毅翁黃老師

答何武莪

復羅柱翁老師

與蕭如城

答沈君聚

寄麟翁錢老師

答周季侯

答李孝廉廣霞

與史玉池

與陳中湛

與吳安節

答姜養冲

答趙儕鶴

答丁長孺

寄何崑翁館師

寄臺翁葉老師

與朱平涵前輩

與姜松盤

與張誰譽

後集

五

答吳安節

又

與譚凡同

又

寄趙儕鶴

答張符馬

與劉是翁相公

寄麟翁錢老師

答錢梅谷

答陳中湛

答陳益吾

答劉去非

與高景逸

後集

六

答于公子

答舒泰廷

答熊思城

上劉衡翁館師

與李本寧前輩

與李湘洲前輩

與羅湘中

答李寰知

答石雲岫

答程芸閣

答王岫雲

又

答門生車造父

答劉衡翁館師

答胡世兄則葵

與熊壇石

答徐雲林

與丁念源

答范質公

答沈湛源

答劉是菴相公

與韓正堂

答顧中瑜

答錢梅谷

與李湘洲前輩

與盛揚灣前輩

答門生夏澗水

答劉康谷父母

與郁甥念之

○卷之六

尺牘

寄徐明衡

答石雲岫

答周絲貞公祖

寄台翁葉老師

與程芙蓉閣

與鄧玉笥

答劉念劬

答周雙南

與徐雲林

答文文起

答姚現聞

謝楊濂初公祖

答馮少墟

寄沈湛源

寄孫淇翁館師

答李緝敬

與孫愷陽相公

答孫拱陽

答熊壇石公祖

答蔣澤壘

答王季木

與熊壇石公祖

與左浮邱公祖

復臺翁葉老師

與李湘洲前輩

答王靈宇總督

答徐若谷

與楊蘧初公祖

答孫六吉公祖

又

答熊壇石

答周絲貞公祖

又

與李仲達

答魏廓園

答門生夏之謨

答魏元白

答周□□

答揚蘧初公祖

答梅長公

答李夢白

與秦中因

答劉金吾東卿

答魏廓園

答貢二山

與張二無

答黃石齋

答鄒愚谷

答蔣澤壘

與夏繩北

寄臺翁葉老師

與溫圓翁

答呂年姪



答孫六吉公祖

答王霽宇

答馮少墟

答何武莪

又

答黃陽平

答盧九合

答門生毛六翮

答門生陶聖洋

與陳孝廉元朴

寄楊大洪

答王中認

與門生方禹修汪月掌

寄李貫之

答門生車造父

答錢昭自

答郭中翰

又

與宋泰侯

答吳去聞

答錢梅谷

答郁甥念之

答長興丁公子

答門生毛六翮

答周蓼洲

答門生陶聖洋

與周絲貞

與蔡元崗

與門生文汝止

答曾二雲公祖

與高景逸

與錢牧齋

與門生劉振賢

與錢牧齋

○卷之六下

寄馮琢菴師

以下係續入故新舊開存

與王澹生

又

與顧涇陽

寄胡葵翁老師

與門生汪如石

寄詔安胡世兄

與蕭如城

寄麟翁錢老師

答趙文度

與胡□□年伯

復觀翁徐老師

答張紹和

答趙文度

與孔玉橫

答毛禹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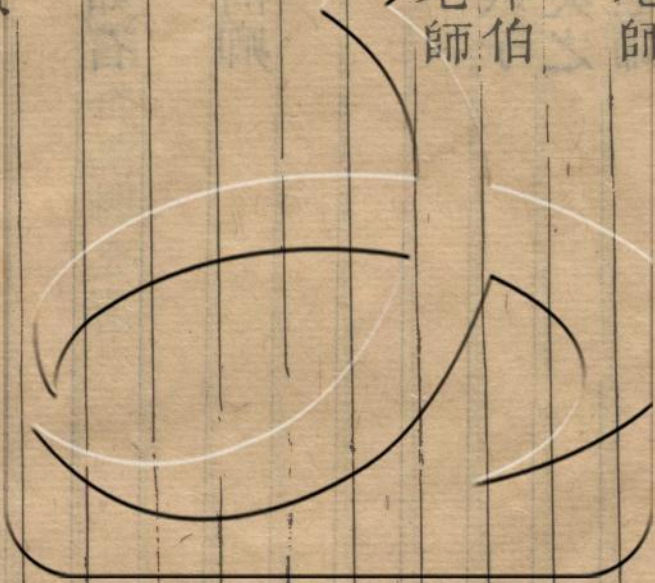
答瞿星卿

與龔蘭谷

與從子太質

答夏習池業師

答袁小修



別同館諸兄弟書

與楊大洪

答李夢白

與李長蘅

答門生汪如石

與趙太室

答吳孝廉問卿

與古安吉

與錢梅谷

與李仲達

與門生魏叔子

與門生顧爽之

寄臺翁葉老師

答顧亭之木之

與沈衷中

答顧麀客

答吳安節

答魏仲雪

答陶永平

答李夢白

與史磐石

與胡蓬立

答丁嘿存

與吏部為龔蘭谷請卹公書

答宋義希

答孫六吉

答貢二山

答陳益吾

答顧中喻  
答袁漢陰  
與徐泰掖  
答吳本如  
答錢機山  
答王玄珠  
寄劉康谷  
與陳令威  
答王坦山  
答李湘洲  
又  
答田陸海  
答瞿稼軒  
答吳石袍

答張篤裴

與蔣尊陽

與左浮邱

與金雙南

答解石帆

答毛禹門

○卷之七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母似姚夫人文太君有序

初冬卽事

寄韓正堂

瞻曾太翁遺像有述二首

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冊

毘陵舟次晤別薛純臺僕少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初冬念邊戍

題張封翁萬綠圖

華陽孔太翁太母七十雙壽南還

程生廷灝游余門廿年矣近來長安就余邸中甚歡以其母金孺

人聖善開七袞也忽爾言別爰賦短章以佐酌者且志勉云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二首

五日憶江南競渡

玉著槐陰二首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李貫之索贈黃梅臺

送門人程灝然

途次遇雪遙憶金雙南大行

定州道中卽事

入檻

痛親

痛弟妹

慰內

示兒

慰女

寄友

七言律

夢卜求賢詠 韻選

賦得秋聲一雁飛

瀛洲亭聽鷗

懷蕭如城司李兼柬蔡元崗給諫感懷胡葵翁老師

贈賀知忍

贈黃太史封翁

送何武莪給諫左遷浙臬

方孩未侈再沙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真新婦配參軍也周玉繩諸

年丈各有贈什次韻

贈姜年伯

寄李貫之內兄用杜句發端情至之言非擬議云爾

寄孫紹峰

東阿道中

袁中丞晞我出游泮圖委題以余同齒同游故也莞爾有述

洪棨原年丈關政報滿還朝

贈別閩中蔡子周父

贈京口王別駕

贈何越畸二首

齋中守歲

元日大雪

和姜養沖

庚申立春日

送張符禺

冬夜過趙菴畱題

擬送袁中丞開府登萊

讀何大理集有感因書冊子示大瀛郡伯

渡漳

民部劉念劬枉函并致到楊水洪手札卻寄

鄧鴻臚惠菊依韻賦謝

五言排律

擬送福藩之國

朱平涵前輩操舟見訪余適往郡中有阻面對寄贈

贈吳安節

送別楊邁初公祖

七言絕句

登第後吳詔安胡葵翁老師四首

初夏署中即事四首

送同館胡休仲乃翁歸越四首

送楊侗孩館兄二首

送孔中甫館兄二首

送劉太凝館兄二首

○卷之八

雜著

論文 計十三條

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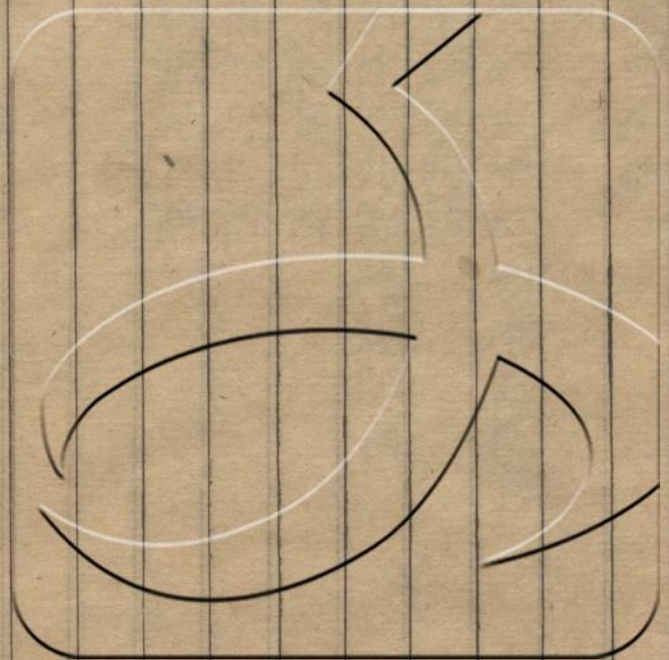
示子

代庶弟亦立屬子

自叙



光緒乙未武進盛氏思惠齋刊宿松高駿烈陽湖吳文郁江陰謝寶琳全校



從野堂存稿卷一

江陰繆昌期當時

誥敕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葉向高誥命

制曰朕以涼德嗣踐丕基顧茲佐命之七人賴有懋遺之一老藉其羽翼勳勞在顧命之先挹其風規體數居公孤之際式逢大慶嘉與同休爾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德庶中行道開先覺器足以周四面入細而入羸識足以參萬機知微而知顯臺閣文章之美追配許燕樞機謀斷之能兼優房杜爰發夢於神祖適肖像於鍾陵獨相七年咸有一德朕方恭己而聽天下爾乃悉心以贊王功調劑物情得味酸鹹之外轉移宸聽應機呼吸之間官府藉以流通危疑為之鎮定功成不宰德盛忘言甫桐圭之就封乞山林而自放惟我皇考之在潛邸涕泣前勞肆予冲人之睠老成召還政地慨風塵之



不靖期拯濟於多艱素髮黃扉特進危明之藥石小心赤舄可知  
盡瘁之形容大法小廉將於斯取則東妖西孽漸以次削平繼繼  
繩繩天其永錫予膺祚休休斷斷爾亦有利我子孫惟官階已冠  
乎中台故寵賚僅延乎世賞茲仍授爾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錫之誥命於戲還李泌於祕殿所以便訪機宜寬彥博於朝參政  
將奉爲著蔡令卿之耄耄未躋於潞公而朕之倚卿不減於唐代  
尚勉承彝典服此訓詞欽哉

大學士葉向高父誥命

制曰名世五百年而後生開先非偶仁人得一命而有濟種德尚  
滋況乎業擅一經青箱流耀於綸閣風清兩地素絲皎映於中台  
爾原任廣西養利州知州葉某乃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向高之父天子真醇家傳絲  
邈服溫柔敦厚之教稱規矩方幅之文博喻爲師咸推祭酒明經  
試吏儼負屏星爰晉領於方州益殫心於化俗遂使蠻徼荒裔悉

耀文明峻堞深溝鬱成形勝所在爲百年之計歿身無一鏹之遺  
宮舍蕭條詠歌不改其趣居廬毀瘠悲號幾隕其生名在儒林循  
吏之間品居獨行文苑之際篤生冢嗣爲我元臣試看鼎鉉之鴻  
名益信箕裘之令緒是用贈爾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於戲尸祝在位已有位於瞽  
宗綸綽重申永有辭於廟佑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并妻誥命

制曰六尚爲百揆之首宜待非常三禮通天人之交尤資絕學況  
官聯詞翰之長望居鼎鉉之間苟非其人朕不輕畀爾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得天精神先民知覺學於二帝三王之道  
盡其精微參於開物成務之原通其變化自升祕苑平踐宮僚再  
起田間歷居卿貳長源之還蓬殿遭際甚奇泰和之入長安眉目  
有異蓋潛見惕躍一因任乎天行而風霜露雷亦助發其志義故  
以小宰優游之地日惟天下人才之求每荷橐於金華肆敷陳於

講席爾乃齋戒其德拜自獻於先賢堯舜爲君恆導揚夫末命凝然山立羽儀獨表於殿庭侃爾昌言忠愛尚餘於啟沃正余求助忽爾離憂未宣上相之祿先正宗卿之席茲特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返鄭公於洛社固以家艱迎姬旦於周郊亦惟國卹墨衰從事朕不欲以金革而溷寅清赤舄來朝卿慎無以草土而忘君父勉旃強粥仁有徵輪

制曰夫念訃謀而銘鐘鼎則曰昔有寶臣鑒手澤以邈筐錡則曰時惟季女將承家者之思舊助猶開國者之睠勞臣感與秩增榮將歲永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妻累贈淑人盧氏幼閑內則夙爲婦師方君子橐筆之時是歌彤管迨詞頭屬草之會已萎白華北斗之膏醞未濡南國之慘陰早落當年雙屈多誦聞關今日雞鳴又愁風雨不有駢蕃霍藻之頌孰慰問贈刀機之意茲特加贈爾爲夫人儻依天漢宜列婺女之精尚睠龍章莫發湘靈之歎

制曰朕聞正始以代有終安家以寧天下然皆老之義或難得於無成而代終之宜多觀祥於長發故有嗣徽以裨往者有遺慶以畀來人得地之道成家之禎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繼妻累贈淑人陳氏桂質自芬珉心更素夢紉蘭而託體承媛草以開顏鳩居鵲之成巢遂成肯構琴依瑟而合調誰悟更絃使我出居之臣不愁無室含飴之老載及抱孫人雖云邈德何能忘茲特加贈爾爲夫人媲美大家之風沒而不朽正名小君之禮死其有知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丁紹軾誥命

制曰朕延訪宿儒咨求舊德凡先朝文學議論之臣皆荷橐執經夾侍左右其有羽儀最修徊翔淹歷者朕不次顯擢以論思寄之暫試儲闈旋登卿貳肆有贊策告之治廷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丁紹軾器資高亮問學深醇懿文敷華國之材陋雕蟲與篆刻繕行有傳家之範似玉質而金相自擢秀於彤庭早飛

華於祕苑纂言記事史筆獨擅三長空鑑平衡髦士盡收一網慷慨憂時之論炳矣先幾激昂迥俗之言直哉如矢一辭魏闕六載邱園稍晉宮端未酬物望尋貳秩宗之席仍聯翰學之班爾乃矢寅清以洽神人勤啟沃而居左右龍樓高敞驚羽翼其來游虎觀宏開凜辰猷之入告師言既錫朕眷方新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以詞臣而佐典禮以南宮而領東寮業已僑然丞弼之寄漸居鼎鉉之間矣嘉謀嘉猷惟爾之聽庶幾備千秋之金鑑不徒資近事之元龜汝往哉尚矢臬謨以須說命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誥命

制曰惟春官守四時之序德宜配於中和惟學士領一代之文望必兼夫華實朕欲終始典於學須左右得其人博選耆英用儲丞弼師言既允徽數應先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以高朗特拔之姿含冲明獨湛之識練習多諳乎漢事光儀隱映於周行自蓬苑升華早著衡文之水鑑暨虎闈抗席尤嚴造士

之規繩浮陟儲端徊翔畱篆高文大冊潤色為多餘論緒言激昂可諷天下皆推其標格朝廷獨重其羽儀故當求舊之時隨有兼卿之召初居東禁今返南宮仍長詞垣還資經幄而爾能靖共匪懈啟沃惟勤精微義禮之談庶淳夫之稱三昧慷慨憂危之旨則少融之進五規乃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天地人之禮曰三何以咨寅清於夙夜習仁勇之德惟一何以責成敗於經筵爾無徒拜稽首而讓夔龍朕得以時仔肩而率祖考尚有顯命仁予即真

資政大夫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王在晉誥命

制曰朕方嗣宅丕基輯寧方夏而屬夷匪茹久稽天誅屢簡元戎迄無底績慨河西之再陷致左臂之全虧朕每臨朝太息思得忠貞不貳勇略蓋世之臣張皇六師洗刷前恥庶幾遇之吾能尊顯爾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王在晉志先天下之憂才負俊民之望自升華中祕展采  
郎闈更踐臬藩洊登開府既有威而有惠亦允武而允文當東方  
用師之時備海外迂籌之苦勞績茂著望實允孚乃晉司空俾平  
水土旋登樞貳仍理農工一手拮据雖寸鏹賸材而必較應機張  
翕如游環轉轂之不窮或當食借箸而慷慨於安攘嘗夜半披衣  
而躊躇於戢守人皆推其赤膽朕亦嘉汝壯猷爰正圻父之階特  
授專征之寄爾乃義存勸獎拜表卽行朱芾蔥珩蔚矣師干之盛  
織文白旆赫然薄伐之聲受事以來關門宴若經營伊始功緒有  
聞乃以覃恩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旣總九伐之師  
拜三錫之寵何以制諸虜於鞬縶何以疊逆口於鼓鐘何以收帝  
王自有之疆何以洗祖宗百年之辱尚其激揚武略殫懃忠猷朕  
無愛於土田將有後命爾有辭於訓典永服前休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東明誥命

制曰朕臨御以來厚招耆舊顯置周行凡茲九烈之重臣強半先

朝之遺老矧若司寇實掌三典貳卿之職兼詢萬民望實旣隆褒  
嘉可後爾刑部右侍郎楊東明質有其文敏而好學早蜚聲於薇  
省旋抗議於梧垣爾乃斟酌時宜抑揚流品獻納之論左省具存  
道以直而不容身雖詘而彌貴杜門卻掃蓬華蕭然彈琴讀書嘯  
歌自若抑亦拙者之效庶幾有道之風特起田間踐歷卿寺容臺  
禮樂之任秉德惟寅祿臣宰膳之司執經是告朕嘉乃績擢晉秋  
卿掌政未幾惟明克允乃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舜命皋陶首咨猶夏今東西交訁朕志靡寧而或謂黔蜀之禍  
源全由處播之失策不用爾言悔及再世則爾當夕郎拜疏之晨  
已明於五刑五服之用矣其尚一乃心靖乃位淑問獻囚惟爾之  
庸欽哉

太常寺卿陳于廷誥命

制曰朕光紹鴻圖肇稱殷禮蓋將饗於上帝禋於祖考協上下以  
承天休非寅清之得人疇神明之克贊睠言明德載錫顯綸爾太

常寺卿陳于廷嚴重有鎮俗之標博達負濟時之略三爲縣令蔚  
有賢聲一入中臺侃然執法首尾臺端者十二稔出入建議者數  
十章遂使伎相勁璫斂手避其彈事悍王逆庶脅息服於丹書卽  
今夷禍之馮陵實效徙薪之早計及其升華罔寺晉領納言正色  
糾繩曰僕臣之克正夙夜出納庶朕師之不驚爰兼禮樂之官乃  
並伯夔之命而爾能潔介爾度齋祓乃心寢廟園陵與參其規制  
柴望郊時罔替於典章周澤之數有據爭杜業之抗言得失自昔  
容臺之盛事見茲秉正之宗卿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  
誥命稽古太常之名官以國家盛大社稷常存也今四郊多壘皇  
路屯夷朕以爾公忠篤棗有保大持危之寄焉不徒以其相釐事  
而光珪璧矣於戲神人和則景運昌百獸舞而四夷至汝惟欽哉  
南京太常寺卿申用懋誥命

制曰朕每肇舉禮事南顧徘徊思我高皇寢廟園陵咸在留都非  
得夙夜寅清之臣孰稱殷典蓋愀然念之爾南京太常寺卿申用

懋家風敦厚器蘊深醇肅然清廟之容蔚矣明時之望惟爾厥考  
翼亮神宗泰階方平揆猷斯暢爾於朝家典故邊塞情形得之鯁  
庭之趨傳受爲龍韜之指布運籌樞署閱有年勞爰晉罔卿體望  
滋茂早栖吳市蹈履彌堅振鴻羽以來儀覩衣冠之惟舊佩蒼玉  
而南指稱禮樂之攸司而爾能薦告馨香茲潔俎豆遂使留都原  
廟之享儼如屬車豹尾之間朕甚嘉之若乃指笏畫地策口虜於  
目中聚米成圖繪關山於尺幅洵舞階之干羽眞樽俎之折衝茲  
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惟西平有子可知風烈  
之猶新惟予有臣尚亦心膂之足恃爾其一乃心修乃職以祗承  
予之休命予則有顯陟  
提督軍務巡撫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懋康誥命  
制曰朕惟緯武經文乃爲萬邦之憲聽聲察實是俾九伯之先鎮  
撫之艱得人爲允是以臨遣節鉞特授牙璋蓋將極選一時之良  
實以張皇十連之寄爾巡撫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畢懋康謀猷膚敏風力肅明蔚乎君子之文綽有大臣之器早登  
中祕游涉內臺正色以楮柱朝端讜言以維持國是既不吐而不  
茹亦有脊而有倫迨羽書交至之時正京兆宣猷之日爾乃規畫  
戰守策口虜於目中指陳兵符決勝負於尺幅朕嘉乃志明試以  
功控蜀漢五溪之徼賜湘江四遐之履爾其簡鍊軍實捧赤日白  
月爲羽旌警服夷獠列烏蠻黃洞爲門屏行將有禽而利執靈復  
秣馬以便蕃茲以覃恩仍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楚處  
黔蜀之交而鄖其吭也我國家以鞭長而特設鎮焉今黔蜀震而  
東西支吾幾不下咽撫生齒而念徵發觀林箐而急流移爾有專  
寄其勉竭忠誠用抒方略仁看勳府之策行召衮衣之還嘉爾保  
釐申茲畢命

太常寺少卿孫鼎相誥命

制曰朕以渺躬紹天率祖歲饗時祀日有兢兢惟茲奉常之臣實  
領駿奔之事非藉夙望孰贊明禋爾太常寺少卿孫鼎相澄靜淵

涵高凝山立初蜚聲於郡李旋振采於郎闈歷中樞建禮之間晉  
攬鏡持衡之地而能首抑華競以獎公忠蓋將以天下人才爲心  
不獨標一時簡要之譽占波流之莫挽收羽翰以高棲晦養邱園  
悄然有畏天悲人之念出更藩臬間然有振頽刷敝之規聞望滋  
彰乃召還於魏闕風猷茂著爰簡貳於宗卿爾乃齋戒乃心介潔  
其度柴望郊時無替於典常寢廟園陵與參其規制厥職克舉朕  
心用嘉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前志不云乎躍二  
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此爲兄弟顯名者勸也爾兄弟皆以風  
節自矢爲世羽儀惟爾秉銓之日政爾兄執法之年已皆徊翔於  
外藩然後連翩於卿寺凡朝廷有節鉞之寄則昆季在推擇之中  
長衢千里朕注矚之服此休光益勉令問

太僕寺少卿孫居相誥命

制曰先王之命僕臣蓋亦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非奉車司馭之  
爲職也朕慎簡是官求人於舊乃有介性骨鯁之士摧剝滋久秉

蹈彌堅朕得收而試之爾太僕寺少卿孫居相以三晉深厚之姿  
懷三代忠信之寶南牀諤諤權佞爲之膽寒驄馬行行貴戚望而  
斂手蓋天下想聞其風采而黨人獨忌其修能爾其百折不回一  
身樁柱雖風雨之凌亂無輟好音指日月之常鮮何妨陰翳飄然  
去國繼矣懷君旣論定於十年方召躋於九列金章白髮聿觀鴻  
羽之來儀素節丹心想見豸冠之猶嶽瞻焉舊德益暢新猷茲以  
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在先朝望實特茂銓臣  
以僕卿擬者數矣我神祖遲徊不下需養老成予沖人旁求賜環  
用風流競爾其體予祖孫之深意殫茲社稷之良規行有顯陟副  
此訓詞欽哉

太僕寺少卿徐如珂并妻誥命

制曰朕讀罔命乃知古之僕臣有格心之寄而穆王追念於其先  
人忱惕惟厲思深而辭苦朕嘿然自考焉今有三朝志義之臣出  
以戡定禍亂入以庸弼予違皇祖畀予矣爾太僕寺少卿徐如珂

性行恬夷風規簡峻退不負友甘萬死以投荒進不辭難誓三生  
而報國肆予川東之有命正當奮逆之方張叱馭九折之危倚劔  
五丁之險懸圖泣象血灑三軍擐甲枕戈氣吞妖孽欲奠卬而定  
熒先翦藺以收渝赫然伏波橫海之奇頓爾玉壘錦江之舊爰多  
執馘遂及獻功乃晉清卿俾作大正爾其肅鏘以備法駕孳牧以  
濟軍興洵可借助於交修豈曰功高而賞薄茲以覃恩授爾階中  
憲大夫錫之誥命書不云僕臣克正乎爾嚮以單騎誓師用奏敵  
愾厥心正也朕將以納言詔爾矣夫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與夫讒  
說殄行震驚朕師皆所謂不正也命罔命龍古先帝豈有異意汝  
欽哉朕終以格心望爾

制曰女子之勞於家也猶臣子之勞於國也閨門相貳荼苦共嘗  
未免有情誰能堪此是以國家疏榮必逮其偶而況爲朕之勞臣  
者乎爾太僕寺少卿徐如珂妻贈恭人史氏外家風烈猶新中壺  
幽閒維則恩勤穀子齎鹽無間於寒窗色笑奉姑洗腆有逾於宿

肉抒赤乃丈夫之事敢怨謫籍之荒涼賜環真聖主之恩無改家門之布素方從官以曳縞遠厭世而埋香感宵旦於雞鳴茫然長夜思話言於龍具策彼前途眩言懃悴之艱難益悼死生之契闊是用仍贈爾為恭人非徒為下泉之光亦以紓下泉之歎

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王命新誥命

制曰銓郎澄敘庶品襟領人倫蓋兩都並重其在於南譬如懸鑑不用虛明彌遠朕慎簡體素寡欲之士分而置之庶幾釋躁止競云爾爾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王命新氣骨高凝神情恬遠文章有古人之法折獄以仁者為師皎矣素心不使家有餘粟冷然自遠直令人在冰壺爾其退處散曹澹從平進采諸公聽列在畱銓地參清簡之司眾望盡歸其如水人除籬棘之意羣材靜入其平衡風標掩映於一時聲價茂騰乎九列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不求不忤居身之道斯臧世重世輕物外之權乃貴天下之所信於爾者爾自信之矣爵人刑人猶是志也

爾故以李官起家朕且擢爾為天下平仍需爾以持衡之宰欽哉

母荒朕命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并妻誥命

制曰夫官不踰郎位而銓衡庶品區別九流則選曹是也非才望兼允不在此地爾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夷曠似玉清平如水為理有彊直之譽司勳高峭拔之名簡於朕衷贊冊具在已乃周流四署靖共一心辨官盡南北之長惟其材不惟其域啟事極朝野之望尸其舉不尸其名屏去棘籬謝絕蹊徑疏寒為之色起淹滯頓爾流通至於直筆簡稽韋商衡之稱眉目精心剖析李栖筠之號神明自古二廳之美談為今第一之清譽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山濤之敢不云乎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於戲今日風俗之偷人倫之斁郎有責焉固非徒門調戶選之為奉職也而太史之制所褒美於濤者亦不過曰立身行己足以厲俗而已唯爾行己信於諸曹課今誘來



朕寄不淺欽哉

制曰史稱鄧攸爲吏部妻息皆素食而山濤之妻時以倫鑒聞一以操一以識也朕有清郎其閨門之助不可無褒爾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妻累封安人吳氏夙嫺內儀休有華問機絲相讀既黽勉以御窮綦縞從官猶相忘於屏貴及里門之居守乃管鑰之惟嚴肅括家人內言無出訓敕爾子外交無入則爾夫之塞實於竿牘而盛飾於簞簋也爾不亦有助乎是用加封爾爲宜人凡朕之所以褒爾以其有素食之風也爾夫多稽阮之游爾能鑒識朕終以山公之業望爾夫矣

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錢士晉誥命

制曰我國家都燕環海襟河而津門實司其吐納地綦重焉以東隅之有警饋運之不時朕是以特設專官以董理之亦旣勞且劇矣爾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錢士晉良玉有聲精金能割五年平反勤清問於五疑三載循良徧陽春於三輔乃晉今

職用督遼餉蜚芻輓粟正人民皮盡之時呼癸號庚又將士腹枵之日爾胸多成算念切時艱絡繹關儲捷轉祁山之牛馬疏通海運神輸島嶼之雲帆露肘捉襟羸如挾纊鯨波颶浪屹若長城可謂勞苦功高矣茲以覃恩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四方多事治民者苦言餉治兵者急言餉爾居兵農之間督民以寬民核兵以餉兵其有效矣朕謂軍政寄儲政不若儲政寄軍政也汝益懋乃績朕且有後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父誥命

制曰國家骨鯁之臣天之精神祖宗之所寄鑒告也中於諛詞資志以歿其後必有賢達之人章明其道朕得追而庸之非獨示勸亦以報忠爾贈奉政大夫原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孫振基乃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之父確乎直方浩然剛大諸生抱先憂之志對策陳矯時之謨筮仕海邦饒有惠政洵升瑣闥侃爾昌言力折黨人之披猖首犯當門之鉏刈辭省出憲臣罪猶輕去國違

親子身可殉閔忠孝之不錄幾餘十年睹繼述之重光真如一日  
區別賢佞儼有糾繩之思謝絕苞苴尚餘耿介之氣是用仍贈爾  
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同時之賜環略盡惟爾溘先今日之  
頒綽頻仍有子不昧是曰天恩夫豈人謀詔於有神聽朕斯語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救命  
敕曰朕聞之山公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銓曹  
之重如是固非徒門調戶選之爲職也今吾之郎吏有能如濤所  
稱其人者乎爾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關西之英直諫之  
子礪柯得之風氣嚴正得其家規遞歷郎闈休有譽處一移鏡地  
遂號人倫當國家等功之年政勳府較績之日爾能討故典以遏  
濫溢按名籍以清版章於勳書勳部之中寓銓才銓品之意爾可  
謂稱於右闔者矣至於抑揚清濁時有薦登朝野之望畢收南北  
之長略盡居然朗鑑允矣平衡直將以裴王崔毛爲心不獨標清  
通簡要之譽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救命惟銓曹郎周流

四署爾且居南曹而參六典矣予欲拔貞實而黜華競汝明予欲  
進公忠而退阿黨汝翼夫山公固自郎吏統均者也放是訓辭朕  
有深寄

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張其實救命

敕曰夫官不踰郎位而量衡庶品區別九流其銓曹郎之謂乎頃  
自國論曹分而銓政亦互爲甲乙稱是選者蓋尤難之爾吏部驗  
封清吏司主事張其實器縉閣深風規擬遠三仕爲尹俱有清循  
之稱一擢居銓遂標水鏡之目爾乃貞白自矢寅協在公破藩籬  
崖岸之私虛能鑑物絕弓劍苞苴之問廉非市名方受事於典封  
益精心於執法馮偉伯之量次惟淮揚懋功之直聲有聞濫典爲  
之一清王章因而增重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救命夫爾  
以縣令起家晉徐寧故輿令也其見稱於桓彝者曰人所應有不  
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乃以爲佳吏部郎惟爾虛微簡遠之神出  
於凡俗有無之外吾遇爾於文石之間矣則豈惟是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金麗兼敕命  
 敕曰朕欲拔貞實而斥華競進公忠而抑阿私每詔銓臣慎選郎  
 吏必清真極一時之望斯澄敘協天下之公苟非其人朕不輕畀  
 爾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金麗兼氣韻虛微風期簡遠登高能賦  
 振才傑之文鋒懸照當空擅人倫之冰鑑物望已高於使署人材  
 久得於周咨爰置天曹俾司右闕而爾能靖共爾位破籓籬崖岸  
 之私齋戒其心絕弓劔苞苴之間將羣品齊收於藻鏡而九流盡  
 入其平衡爾可謂佳吏部郎矣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  
 命於戲爵賞乃厲世之具銓管實理俗之官頃者人心躍冶國論  
 沸羹官方所以濫淆廉恥於焉相冒朕用歎嗟爾今所司六勳之  
 事也乃於勳書勳部之中寓銓材銓品之意南宮眉目僉曰汝良  
 汝往哉當以抑揚涇渭為心毋徒以門調戶選為事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并妻敕命  
 敕曰國家都給之官即古之諫議大夫領袖瑣闥專司封駁責匪

輕也況若吏垣為聯省之首有爭臣居七人之先秩以望增官因  
 人重者乎方申特簡用錫贊書爾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秉性直  
 方體道醇固言不諱俗本守靜之極專使不辱君由行己之有恥  
 肆予嗣服之歲陟爾禁掖之班當疆事之震驚屬廷言之鼎沸而  
 爾能蒿目憂危一身楷柱執義從容而不動於氣引義慷慨而罔  
 懼於威古者儒者給事爾庶幾矣拔置大坡弘登首諫不獨正繩  
 直筆贊予一人之是非抑且疏機鎮浮聳有百王之觀聽茲以覃  
 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於戲官方隳於寵賂非無欲不足以  
 懲貪人心壞於伎求惟真恬乃可以抑躁讀韓子爭臣之論閱焉  
 畏命以悲窮誦徂徠聖德之詩貴其含忠而履素惟爾道風挺持  
 危節其尚激昂議論糾正官邪毋徒恍於風波之口為明哲保身  
 之圖欽哉  
 敕曰為吾束脩砥節之臣亦須攻苦食貧之助或有與同貴而無  
 與同清埤益以瘁其躬摧謫以沮其志則北門之歎亦臣子之所

不能已者乎爾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妻封孺人錢氏家本素風  
少有華問入門知孝慘然操藥以修慈在饋能勞閔焉作苦以支  
匱及爾夫飲冰於官舍而爾治業於里門雕軒有煒念板輿之不  
逮先姑象服斯皇恐丹華之或亂窈窕遙進夜闌之間暗塵漆室  
之憂可謂賢明上流矣是用仍封爾爲孺人表一門之清德旌兩  
世之女宗

行人司行人宋鳴梧父敕命

敕曰朕每推恩使臣必舉靡鹽將父之詩以示勞勸蓋曰教孝而  
作忠云爾若乃父貽式穀之謀而子抱遺書之痛其綸襃可後乎  
爾貢生宋日乾乃行人司行人宋鳴梧之父孝友因心恢弘有度  
貧而市義慨然俠士之風學且爲師儼有儒先之矩淹搜百氏恥  
近世之雕華原本六經惟考亭之墨守擬陽秋於邦乘歎有志而  
未成爰啓箕裘有輝英蕩茲以覃恩移贈爾爲修職郎行人司行  
人錫之敕命夫爾子馳驅六轡諮詢四方朕亦旣采而聽之將寄

以耳目矣頒茲愍策揭爾幽光兼疏冠帔之榮增賁絲綸之寵  
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并妻敕命

敕曰古之賢達請纓獻策多於英妙之年如若華之玉乎尹旁達  
光固已照燭於世矣而況其輝我使節者乎爾行人司行人李之  
椿慧本夙成才爲特雋蜚琳瑯之藻已足珥璋標杞梓之姿卽爲  
梁棟乃飛華乎雲路遂展采於星曹以爾朗識冰融清標玉立棄  
縑志遠則使之博貢乎五書題柱名高則使之揚輝乎六節如珠  
之在握動必有聲亦金之在鎔出必能割豈馳驅之克效將英蕩  
之有光茲用覃恩授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皇華之詩諏謀詢度  
必咨於周夫何咨咨忠信也忠在致君信在自許爾閱世日淺素  
心已盟四國風謠當有采而人告者先以咨之於心則可以爲朕  
耳目矣

敕曰詩亦有云有齊季女蓋美其少而能敬也今吾近臣內有相  
貳齊敬之風何以異此爾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妻許氏金閨淑質

玉映清心早以名媛言歸吉士方桃天詠灼之日正曲江拾翠之年燕婉叶於好逑鴻儀莊其如友鉛華克卸荆布依然真可謂少而能敬者也試看翟芾以來朝且聽何其之間夜

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贈官敕命

敕曰昔我神祖磨厲人材遺於後嗣凡摧剝頓挫之人咸有礪砢嵯峨之節迨予賜環漸次牽復乃有風規特峻坎壈終身淪沒歲時名存骨朽我思其人潛然出涕爾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天與真氣家傳聖書自為諸生獨抱先憂之志一朝通籍首陳矯俗之言身屢誦而氣逾適位久淹而風彌厲遇公正而發憤如汲黯之斥張湯以文字為激昂若石介之歌聖德一官流貶俱在泮宮辟水之間白首飄零不改春風舞雲之趣閱閔著書而論道拳拳恤國以憂天於戲以爾在朝則猛獸之衛黎藿以爾在野則夏鼎之厭神奸胡不憚遺盜先萎謝是用贈爾為尚寶司司丞錫之敕命於戲新朝之雨露方濃何人不被昔日之衣冠咸在豈爾獨彫

惟爾商山翼本之忠昭於信史至於白鹿談經之友列在上卿靈其有知庶幾服享

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永年敕命

敕曰國初用人明經為重魁偉杰特皆出是選今吾有才志之臣殫生平咕嗶之餘鼓當官鞅掌之用與之事而事治試之民而民安朕是用嘉寵以褒異爾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永年器資端雅才識明通早歲蜚英壯年茂選傷馮衍之歷落堅王渙之初心謝奕自擇州僚鸞棲暫寄龐統假以別駕驥足非淹五石嘯歌比之崔立清韻中流誓眾擬於辛讜勤公采輿誦於海市湖鄉識循吏之春風冬日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先臣郭璉爾鄉先達也以明經起家歷佐州府躋於家宰休有烈光今爾才心壯志不難繼爾鄉之躅爾子先以簡要清通有聞銓署則爾有寄矣尚勉新猷以食後祉

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敕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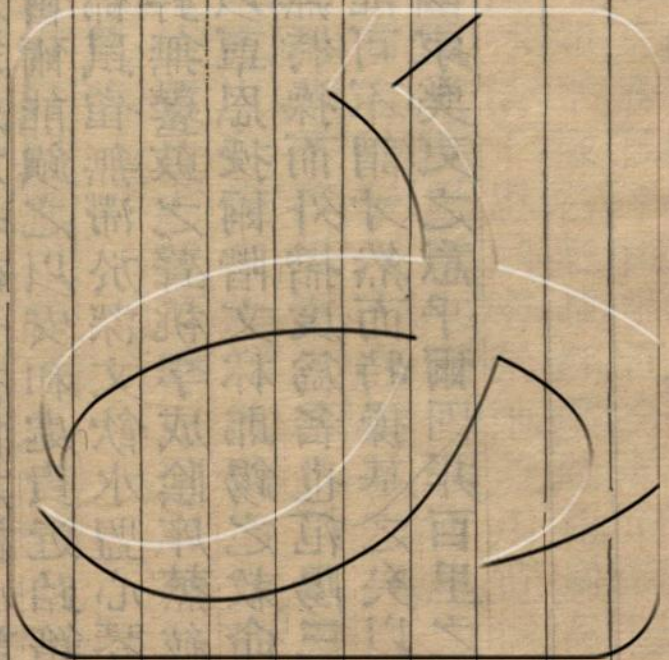
敕曰東白之間其民以勇鷙特聞蓋易動難安也邇者法令空張上下相詭政弛民散間井騷然非剛柔克中之吏潔己剗心以輯和眾志曷克勝任乎爾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文光蔚若識鑿淵如早掇名魁載翔雲路維巖岳之攸寄將民瘼之是蘇而爾一掬冰清千思繭密張弛並用寬猛相糾春回禾黍之風遂鮮帶牛佩犢霜落鼠狐之膽一驅倚社凭城屬以義旅欲東蒐於善人所教爾能激發人心之義勇力折武弁之貪殘信而足兵勤乃集事民用弗擾實惟爾之庸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朕聞爾祖以令起家諤諤批鱗為先朝名御史風猷不遠式於後人爾尚益潔乃志凝乃神用底於績以善繩而祖武朕行陟汝耳目之寄欽哉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救命

敕曰凡通籍金閨之彥多出分銅墨之符乃有廉平能辦治行特聞者則有璽書以褒異之雖逃遠不廢也況於三輔之長在朕庭

階之下者乎爾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弱冠蜚英大廷擢對凝然理遠之器確乎拔俗之標小試理□□多善政當輪輓釋騷之會爾能鎮之以安和處貴近蹈籍之鄉爾能持之以強執懸刀批卻鼠雀無滯於深文飲水盟心琴鶴相隨於永晝遂使桑麻匝地野無蠶鼓之聲桃李成陰庠蒸絃誦之秀程書未上最績已騰乃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所患於少年才吏者以其中無特操而外橋處為名也汜陽三輔之衝爾以秀文之質蔚起功能可不謂才然而特操甚之矣以廉平課異等以畿甸風四方斯國家獎吏之意乎爾固非百里之才朕將有切要之寄

從野堂存稿卷一



從野堂存稿卷二

奏疏

患病不能供職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繆昌期一本爲患病不能供職懇  
乞天恩放歸調理以免瘵曠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絲  
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至今官臣稟受尪弱少多  
疾病先於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內初除館職卽有腸血頭暈之患  
請告回籍臥病五載至天啟元年恭遇聖明御極萬類維新臣竭  
歷趨朝瞻依日月皇上不以臣不才使掄才三楚捧節中州兩年  
之中驅馳梁楚燕趙之郊往返動數千里炎霜積懨衰病侵尋然  
猶勉赴朝參不敢怠息至今月初二日偶感風寒過投熱劑致腸  
血下注不止暈眩仆地兼之痰嗽作喘氣息惛憒胸腹瀰脹肌膚  
瘦削延醫羅弘聲等診視皆謂臣氣血兩虧精神盡耗非復歲月  
可望痊治臣忝列詞林以載筆事主亦欲勉事編纂白首汗青以

仰報聖恩於一日而福過災生力不從志若抱病揜延日復一日  
虛糜俸錢臣罪滋大臣查得右春坊右庶子李光元等因病乞歸  
俱蒙賜允臣之事體委與相同伏乞皇上鑒臣眞病苦情放臣回  
籍調理拔擢生全皆明主如天之賜臣苟延殘喘之年皆歌詠皇  
仁之日矣臣無任戰慄瞻望之至爲此具本差錄事呂邦炯實捧  
謹具奏

擬請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國是疏

館課

臣聞帝王制世常使臣下盡言而不使臣下煩言盡言者盡天下  
之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非可以一人之  
私議掩之也故曰必使臣下盡言若夫言盡矣言之條理與言者  
之心之本來已瞭然自獻於人主之前而人主復沈沈墨墨不爲  
之一剖則言者各以其言求勝至言者各以其言求勝不惟掩人  
之口抑且自掩其發言之心而天下從此多事矣故不使臣下煩  
言夫不使煩言者非指而制之也以言責名以名責實執之甚簡

易處之自安和御臣之術亦不出此臣伏見陛下深居以來於外  
廷章奏一切置不問於是下無言之利亦無言之禍筆戰舌爭鬩  
然於交戟之下無復人臣禮臣甚駭焉當此時卽皇上慨然下一  
令曰勿多言多言者罪臣固知言者之不止也再下一令曰某言  
是某言非是臣又知言者之益譁也何也不核其是非之所在而  
強禁之又強以是非之名蓋之人必不服臣以爲今之言者不過  
兩端或言事或言人或言事而爭或言人而爭其事與人之實必  
有一歸而言者各有所挾之名以爲爭端惟就其所挾之名還以  
其實責之則彼之紛紛求勝者皆可以片言而決如爭某事矣卽  
問某事何若爭某人矣卽問某人何若循類而推無事不可質對  
無言不可窮詰及其理有究竟議有歸著而皇上出片言以剖之  
以人主之勢順人心之公而行顯白之令其孰能矯其後哉臣觀  
近日之煩言爲事而爭者十三爲人而爭者十七然所爭之意在  
人而所託之名必在事人以因人事復生事故言之枝葉與其事



後身二  
之葛藤相牽相附而不可斷割故曰多事也今欲省事不如省言  
欲省言不如省其所言之事與人欲兼核其所言之事與人不  
專核其所言之事何也有附於人之事亦有附於事之人人與事  
皆事也如就事核事而功罪自明賢不肖自分煩囂自平若舍事  
不問而欲貶朝廷之尊曉曉焉與臣下爭人之賢不肖非褻則瀆  
矣唯皇上之英誼不肯自處於喪瀆是故一切置之不問然不問  
而議轉劇事轉增人之所傷滋多國家之綱紀人材俱可惜也今  
其議端之所起與事理之所歸天下曉然士大夫曉然恨不得朝  
廷一處分耳而當事大臣復一切多避少任相與徘徊觀望以聽  
其自鳴自止臣愚以為失今不問長此安窮伏望皇上盡簡邇年  
章奏下所司條議可否有不決者再下九卿臺省雜議之然後付  
執政大臣虛心折衷請自上裁則明旨出而人心服人心服而國  
是定矣

論

愛君以周公爲法

古之君子所謂愛其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愛其君之所以託天下  
也故必以安危之機審之君安而安君危而危此夫天下受之君  
者也形神安而安神形危而危此夫君自受之者也夫形神之際  
則非羣臣之所得於君矣不得不責之大臣而其事又不可以口  
舌爭也於此有微權焉妙在於使人主知危知危而後知自愛知  
自愛而後知愛天下知愛天下而宗社久長之計定矣斯道也其  
志苦其行危其神遠非周公其孰能之蓋讀書至於伊訓無逸反  
覆其三風十愆與觀逸游田酗酒之誠未嘗不太息也夫以處仁  
遷義之太甲而其始猶狎於弗順桐宮之事海內震驚豈非以湯  
崩二仲更嬪之際國儲未定早失之諭教故歟故知伊訓諄諄不  
免後時之悔矣若周公之所事更有倍艱於尹者蓋武王受命之  
年老矣天下粗定尚多故也考金縢之作武已八十九而公猶岌  
岌非岌岌於武而岌岌於成之未樹也後四年而武崩殷之頑民

蠹蠢動焉當是時內無疆近肺腑之託而有管蔡腹心之疾如奄如淮夷如徐戎皆乘暇觀變蝟毛而起公奉一孺子王從襍穢中負展而臨明堂羣不逞之徒爲蜂爲蟲日夜偵王宮之食息動靜以爲熹慰夫王方少也志意未立血氣未定可若何公內顧則虞外外顧則虞內而以一人環衛其間故曰公之艱更倍於尹也而公以安危之機審之則當日根本之意洵不在勝國不在宗室亦不在夷狄而在冲人是故餘風未殄可久而馴也流言未息可避而俟也多方未靖可次第而收也是數者吾何知吾所知者孃孃之六尺外以衛其形內以衛其神而已於是推召公爲之保而身自爲之師二公者更入並立以夾侍於王而又擇天下之方聞有道術者與之居處王之左右自三事大夫以至綴衣虎賁無非正人也所睹聽無非正事正言也猶懼其怠也而考之以先王觀之以善敗曉之以禍福賦鴟鴞焉使知風雨漂搖桑土綢繆之計如此誦幽風焉使知稼穡艱難后稷公劉風化之原如此述瓜瓞焉

使知遷岐本末太王文王締造之艱如此陳無逸焉使知小人之依殷三宗享國長久之道如此曰庶其悚乎蓋公之所耳提面示者皆以補諭教之所不及而其要使之知危一切聲色之娛銜楸之事絕不使達故成王自襁褓以至涖卮芑然一嬰兒之未孩而公朝夕珍護欠伸噓喻無弗與俱一似嚴母之衛處子省結褵視綦履而惟恐其一疏也是故嗜慾自輕義理自明憂患自深今讀訪落之詩一則曰多難二則曰多難痛定思痛恤恤乎有餘悲焉嗟乎公惟恐王之忘其難耳王惟不忘難而始念天之不假易也故其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王惟不忘難而始念皇考之休也故其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蓋至於夙夜敬止保明其身然後王之身始復爲王有兼爲公有而公乃拜手稽首烝先王而告之曰以孺子王歸矣是則周公之志也厥後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至刑措壽考平明之福奕世賴之故曰愛君若周公者可也後之君子心乎愛君者多矣然其所守者僅咫尺之內而不知夫所際

何時所事何君所守何職也且夫師以道之教訓而保以保其身  
體也人主以甚脆之質未定之志憑莫禦之權試可欲之途此所  
謂危也是故爲師保者謹司之君子不卒自失其職委九鼎神明  
之器付之不知何人之手而人主之端倪遂爲在旁之所捷得則  
姦人者連袂驩呼而進思所以中之矣中之之法有二其一爲趙  
高之說其君也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  
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  
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二世以爲然其一爲仇士良之告其曹也  
曰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  
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  
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說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闈外  
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焉往哉眾再拜受教此二法者一以閒一  
以忙各挾其巧以投人主人主不察而兩受其蠱則忙以佐閒閒  
以佐忙精神耗荒心志駘蕩而不知所底當此之日臣下大懼乃

始操繩墨引古誼以爭之君曰少我哉於是虎豹九關而吾乃謁  
之於帝闈之外晚矣夫使當二法之未售而有人焉正色於君之  
左右而簡制其形神則雖有高士良百亦皆嘿然銷沮而不敢進  
何也彼法有閒吾法亦有閒也吾問其所忙使其君泊然無欲愴  
然無爲而安所得忙彼法有忙吾法亦有忙也吾忙其所閒使其  
君一日萬幾晨不遑食而安所得閒然則彼二法者亦烏乎售之  
雖然我以法抵法使其人擬更端以進而幾幾焉幸我之一疏亦  
危道也其惟周公乎公之爲周禮也舉內宰內小臣女御女祝史  
之屬與宿衛之士亨庖饗膳次舍幄帟酒掃縫染之人列王宮之  
內外者悉領於冢宰故宰之法得行於掖庭永巷之中人奉其法  
以供人主之燕私而人主之一顰一笑不得私於其人卽其人亦  
帖然就公之槩括中矣則公之妙用而其神遠也故曰愛君若周  
公者可也噫世之遠神者少矣管仲相桓公以霸然桓公好內如  
夫人者六人而仲不能諫也卒致五公子之亂君子惜之晉平公

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燕鬼非食惑以喪志國之大臣  
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責趙孟  
趙孟不能辭夫管仲趙武春秋之所謂名卿大夫也彼其所謀者  
皆尊主彊國之事愛君之細而忘其大禍以及君安危之故豈可  
忽乎哉宋儒程氏之言曰愛君者不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  
武爲戒愚推其意備論之云

公論國之元氣

公論之說昉於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夫天下之論不過是非兩端而已一是一非一非  
一是謂之異不謂之公一是借是一非借非謂之同不謂之公公  
論者出於人心之自然而一以有不得不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奪之  
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者夫愚夫愚婦何與於  
天下事而唯其無與於天下事故其待之也虛見之也明率然竅  
於臆薄於喉而衝於口卒以定天下之是非故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謂斯民其卽吾之所謂愚夫愚婦也  
與愚夫愚婦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氣所留也唯天地之元  
氣留於愚夫愚婦唯國之元氣留於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  
之論豈必出之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見不  
逞意氣無依附無迂迴無齟齬無反覆任其率然之偶發而與天  
下萬世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者也卽所謂元氣也然則有國者  
之於元氣其摧而剝之抑培而養之乎其壅而滯之抑宣而導之  
乎摧而剝之則爲枯爲折而國大傷壅而滯之則爲潰爲決而國  
亦大傷嘗觀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蹋冠裳此愚夫愚婦之所痛  
也於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  
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寧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  
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旣被駁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  
輩猶得操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寧再轉爲靖康而宋之爲宋  
其餘幾何以二代證之漢有誅戮宋無誅戮有誅戮其禍慘其徵

速無誅戮其害陰其徵稍遲而不可解國之受傷一也而世之爲元氣之說者必詆公論曰元氣渾渾耳唯世議之鑿刻致國脈之寢傷吾以爲刻則不可過刻明則不可不明譬之於人方其平居無恙營衛調血脈暢充然忘適也一旦有陰陽之患而寒則知慄熱則知燥醫者猶得酌溫涼之劑以進之則其知慄知燥者神不失也及其邪脈憤與寒熱反見雖倉扁無所指手豈非以條理之明滅爲元氣之存亡邪奈之何懲刻核之太過而猥以和合包裹爲元氣也曰和合則半好半醜半清半濁而一切可以相混曰包裹則無好無醜無清無濁而一切可以相收噫吾未見相混之可以相調相收之可以相鑄也夫欲掩塞人主之聰明隔斷中外之聲氣計必先爲元氣之說以剷除公論欲剷除公論計必反借異論同論成一黨論以爲鋒其能爲黨論者未有不引繩批根摘伏發隱拂性命之情琢中和之脈者也當是時也如沸如羹天下大亂乃復歸咎於公論冤矣哉吾願人主愛惜公論以自護其元氣

而爲人臣持論亦毋務爲豪傑慷慨之名剖愚夫愚婦之樸也哉  
延陵十字碑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乎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跟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紕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詞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常新而弔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徊畱之不能舍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隴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歟三讓有泰伯之風歟挂劍不忘徐君之誼歟葬子合先王之禮歟聞樂知六國

之興衰歟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歟之數者顯節也姤名也  
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  
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在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  
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篡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  
而不可以告人人弗及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  
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  
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歿遺言欲授餘祭次  
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  
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  
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  
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予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  
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  
僚之貪而燥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  
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

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  
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  
之而我實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  
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篡而不  
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  
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伎也以  
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据先王之大法  
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  
碑之也稱嗚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  
沒其志而季子自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  
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于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  
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  
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不幸歟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  
之亡吳而徙其咎於季子夫季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

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策

第一問 湖廣程

嘗讀易而知鼎之卦次於革也革之象取乎物鼎之象取乎器今夫獸之有皮也熟則韋而生則革卽犀兕之甲亦壽於凡獸已耳故許慎之說文曰三十年而一革也鼎之爲器也以革物爲事而我不與焉者也無燥溼之用而水火不得則不濟無甘苦之味而五味不得則不齊是故其爲物也日新而不窮故曰革物者莫若鼎雖然革有爲也鼎無爲也革有時也鼎無時也故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知去之以爲取也則知革之以爲鼎也已通乎此而新命凝命之故不可以相推乎革之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之間無時而非革則亦無時而非新也春革而爲夏夏革而爲秋冬遞運密移四時之令煥然已新矣而欲推其孰爲革孰爲新豈可得哉先王之政有一年而一新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

年而一新者五載一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而一新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夫一年猶一新而況於一君乎三十年猶一新而況於一姓乎天下一大器也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久而不新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而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先王憂其如是也則爲之倡率其羣旦夕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以明之濯漑以潔之使其器日新而器之所中者亦不至侵尋而壞爛雖然先王之所新者不過紀綱法度文物典章如所謂一年五年一新三十年一新者是已其所以磨切疏導置天下於維新者先王固不以此明之天下而天下亦莫得而知也豈惟天下卽先王亦莫得而知也作易者蓋深知之其於革也曰己日乃孚曰革言三就諄諄焉以改革爲能事至於鼎則曰正位凝命而已曰以享上帝以養聖賢而已初不言其何者爲新何者爲鼎也以言乎革外之無鼎而鼎之取新蓋不可以耳目聲色而求之也易之所謂凝命詩之所謂新命豈有兩哉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崛起草昧削平僭偽洗滌腥羶天經地緯制禮作樂其文章功業之盛昭回海宇垂之萬世蓋開闢以來又一開闢不可以一姓一新言者矣太祖之用夏變夷也三尺童子皆知之其所以除舊布新移風易俗者則未易言也中書省元之舊也在昔則如不捕之狸狎而何以帖然奉職御史臺元之舊也在昔則如賄賂公行比於唐之債帥而何以廩然首公我太祖於勝國之舊未嘗條更而縷易之而天下煥然惟新豈有能知其所使然者哉當時道德博聞之臣日侍禁嚴如宋濂其人者蓋亦嘗見而知之矣今其所撰皇明日曆洪武聖政記諸書具在也譬之形容天地繪畫日月有能髣髴其一二者乎蓋其端緒見於存心省躬諸錄及三編大誥資治通訓註洪範等書而其精微條貫則莫著於祖訓錄其所以維新斯世爲革爲鼎者太祖知之列聖知之而天下終莫得而知也二百餘年以來文謨武烈丕顯丕承維新

之命與天無極乃守文之主獨稱孝廟而中興之主獨稱世廟一則當雙佞蔽虧元醇逗漏之餘革其濫觴而挽之以恭儉一則當盤遊無度綱維縱弛之後革其委轡而收之以威明皆所謂善革者也至於今深山野老談孝廟之深仁者咨嗟流涕猶若鼎成之日而嘉靖改元之詔學士大夫誦述之不衰謂七制之主未之有也於乎一廟之盛德大業蓋萬世而猶新也而況於今日乎我皇上夙秉齊聖以冲齡握大寶在孝世二廟之間而恭儉威明殆將兼而有之踐阼未久官府中外洒然收觀蓋嘗徵於皇祖之未造神居闕密應門沈沈三垣明堂之內黯黯如凝陰而今何如也班行寥落奏囊嗔哽鉤陳閣道之際淒然如凜秋而今何如也以日新之聖主御萬年之寶曆際天薄海陽明赫熙此真千載之一時矣生何能仰贊一詞哉皇上之在今日於律爲太簇太簇者萬物簇而生也於曆爲建寅之月土膏脈發而陽氣方烝之候也其於人則如平旦之新起而正冠也其於草木如甲之未坼而花之始



苞也天下臣民欣欣然鼓動於維新之世相告而無可語相說而不知其所入瞪目拱手想見太平未見逾於此時者也而生也猶有憂焉鷓鴣充廷彈冠結綬者徧空谷矣小明悔仕之思得無猶有竊歎者歟屈軼夾階扣闥排闥者滿公車矣沔水我友之畏得毋猶有驚心者歟六月之命將可謂張皇撻伐矣將伯助予其猶有號呼而人弗應者歟鴻雁之勞民可謂勤郵民隱矣逝將去女其猶有慮歎而上不聞者歟當初陽旭旦朝氣方銳之時而天下乃有晝情暮歸之意氣當和風惠日陽春方布之時而天下有摯斂搖落之萌芽豈皇上踐阼以來除舊布新之際於易道之革其猶有未盡歟以天下新舊之故知皇上之於革有未盡也以革之有未盡則皇上之所謂鼎者其又可引而知也今也欲以革爲規則天下固已革矣班行已充言路已開而兵食之事次第報可矣將遂以鼎爲頌而天下之未革者如故也無論其它以東方之餘孽興兵僭號而河東一路浹旬陷沒乃適見於天子初服之年

此豈可視爲細故歟詩人之戒成王也曰爾土宇版章其刺幽王也則曰日蹙國百里皇上閱予訪落有成王之德之年而乃有蹙國百里之事此天之所以開皇上也語有之假器莫便於比鄰取法莫宜於近代皇上儻有意於鼎新之治乎請以孝世兩廟爲法以孝廟之睿聖也而諮求耆老左於劉而右於戴平臺煖閣從容日晷其於政務安得不九變而復貫乎至於近倖之臣以講官一言立賜切責則誘導之端絕矣所以革成化季年之濫觴者此也以世廟之英斷也而勤學問朝洪範而夕無逸細旃綈几焦勞夜分其於理道安得不廣大而高明乎至於鎮守之臣以永嘉一言立詔撤回則憑竊之威收矣所以革正德累年之委轡者此也雖然此亦其可知而可言者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統緒皇祖四十餘年之紀綱皇考三十餘日之仁心仁政胥託寄於皇上之一身夫安得而不思一歲而登格再聞兩宮之徽音並杳桑土之綢繆未固於牖戶烽煙之警急時聞於邦畿夫安得而不懼皇上誠思

之而誠懼之也從容日晷何以繼孝廟之諮諏焦勞夜分何以效世廟之繙閱蹶然而起勃然而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於是蠱者飭渙者合天下之人才風俗心術政事翻然去故而即新如斗杓之一指而萬物皆春如陽律之一吹而幽谷皆暖何患乎不新而又安知其所以新者哉以此新命即以此凝命胥在皇上之一念而已易之鼎次於革而震又次於鼎震之象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天下大器也人君主器之長子也主器莫若長子而長子之不喪七鬯則以恐懼修省而已人君而不知懼此委其器於敝壞不修者也而何以新天下乎我太祖之祖訓錄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大哉王言斯恐懼修省而新天下之龜鑑也敢以是為當一獻

第三問

孰謂無才才不為用才之人匿也孰謂有才才不為不用才之人

出也才之孕靈於天地也混焉濛焉蓄而緒之所以防治之必有亂而又使亂之亟歸於治若不有撥乾維扶坤軸之人挺持於其間而一夫逞羣愚賊偏陸動六服搖太平朝士高議雲臺之上盜不昂首驥眉見羽書旁午烽火徹於甘泉且愕眙不知所措當此日也駭者為燕雀之嬉囂者為蜩螗之沸計亡復之幾欲鳥獸竄而國家事去矣人主自為計者不當苦無才之人而當急有才之人有才之人何代無之又有謂古盛而今衰昔厚而今薄醇濃樸散所生之才或變而為拙者銳者卜者黠者佻者柔且脆者曲心巧應者怪術者浮麗者外忠內僻情毒言和者此必偏方雜霸餘分閭位五德垂殘之季八百過歷之年貞元不妬草昧方屯於是異才隱庸才出大才隱纖才出真才隱似才出名世將相之才隱邊幅斗筲之才出天非限其人限其人之時也若我二祖列宗之德澤旁魄無疆天必貽之以億萬載靈長之安就億萬載之中豈能保其蠱賊不內生四夷不外訐即肇釁有標本肆毒有深淺蔓

延者有廣狹而病必思藥涉必思舟木蠹思斧垣頽思畚國家有事必思才所以旋罅旋葺旋築旋銚旋療旋撲胥賴有干城腹心以弭之於先救盜之於後而豪傑又不可多得則又爲之若疏若密若遠若近以散布於數百年之中必曰匱材不信也明興迄今幾何時而動勦多故與漢晉唐宋之中葉略相等其大者如癰疽之患漸中於腹心小者如瘡痍痕痛著於四體蓋一時岌岌矣彼其時何嘗借材異代而如漢周絳侯晉謝太保唐張文貞裴中令宋寇萊公其人明固不乏也周勃木彊敦厚而可屬大事卒符龍準之料張柬之沈厚有謀五王之功柬之第一若夫土木質師屈天子之六飛以駐沙漠逆濠動引祖訓指斥乘輿轉盼之頃幾至於乾坤易位而于忠肅以撼山排嶽之力鎮壓危疑王文成以迅雷轟雷之用蕩掃妖孽使兩公而在呂武之際寧不奏扶炎夾日之勳又使絳侯文貞而生二正間功名祇相頡頏耳今狡口匪茹撤我藩籬與醜虜挾至尊逆藩覬神器者猶稍有間然使其爲泚

水之符秦吾不得不求一謝安石爲澶州之契丹吾不得不求一寇平仲安石之所以破秦者在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當謝玄入問計而第曰已別有指則其命駕出山業已遊敵人之壘而徒以鎮定稱安石不知安石者也平仲之所以禦契丹者在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當急書五至而曰欲了此不過五日則其博塞歡飲不啻飲胡兒之血而徒以整暇稱平仲不知平仲者也吾常怪夫古人賭墅而其心怛怛然今人不賭墅而其心泄泄然古人飲博而恍然常醒今人不飲博而頽然若醉則又不敢以二公爲天下勸而勉之爲裴中立中立志平元濟斷鞬刺背之弗懼而俯伏流涕誓不與賊俱存且曰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耳臣請自詣行營古大臣不以賊遺君父類如此今古相方其猷略膽決亦有庶幾相近者斷藤之猺酋負隅凭險韓襄毅不嘗披蒙茸斬荆棘生擒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乎固原之滿四阻石城而織吾師項襄毅不嘗離其心腹至刮刀與誓

遂生擒白馬將而火攻青山洞乎西川之保寧江津諸盜橫行秦楚間林司寇與彭司馬不首尾轉戰數年終定亂略浮尸蔽筍溪而下深林密箐皆腥紅染浸乎島奴挾市舶之姦蹂躪內地所破十餘城掠子女財物無算胡少保不嘗以計紿之竿首藁街奴不得片帆歸乎俺答以索愛孫爲名舉兵薄雲中王襄毅不嘗謀之於新鄭且戰且好言噢咻使老酋稽首帖耳爲數十年利乎至於王忠肅治軍嚴整按行邊塞起榆關抵開原烽埃相望間出塞捕虜斬馘以千計使建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畱公勿去馬端肅定海西三衛之亂始以恩信諭之不可則嚴陣設伏以創之諸酋惶怖請命稱外藩如故聖天子威靈常行於營州渤海之間則唯此方叔召虎之臣以張撻伐卽萬曆間平俘平播其功猶堪紀而今安在也神宗惜名器利卽弗予一聞東陲之報卽命廷臣推擇主帥一切大小將吏惟所更置朝請而夕下今上尤注意封疆憤河東之失守臨朝太息立起經臣還之節鉞未至師中三錫其命其他

廣搜遺佚棄瑕使過亦朝請而夕下功名之門不可謂不開矣然而議論紛猶有觴而不平之見岐徑別更多淆而難定之評於是

有明知其長不肯護其短欲責其成先已擬其敗使豪傑任事者赴功之念與救過之念兩橫於中而有約結不伸之歎則無乃半灰其心乎愚以爲用才者議之而後用非用之而後議也任事者量之而後任非任之而後量也而任而後量之心多迫於用而後議之日今何不稍寬文墨以觀諸臣之後未有端緒勿揣也既有端緒勿折也卽有所不可亦平心參劑使當之者洒然樂受而不

至以人言爲戒可乎雖然天下漸多事矣說者謂九邊處處腊毒內地種種瀝火所需才不止一隅也當此時而不陰求天下才智與趨死不避利害之人密布於中外而又得熊羆之士數十輩無事簡練有事應援以防一日之潰脫更有不測而四方豪傑可以咄呼應而旦暮集哉卽以往事證之當逆濠之變聞舉朝驚悸不知所出獨王司馬瓊治兵自若且曰度豎子已擒吾久用王守仁

於上游矣文成之得成其功司馬力也卽于忠肅之受知景陵亦三楊爲之左右而卒貽之景帝以安社稷是二公者或儲之於二十年之前而收其用於易世之後或置之於彼而備其用於此由今日觀之二公之勛名與天壤俱歟而孰知當時之用人者護持之深心與位置之妙用卽二公亦有不知其所以者乎嗟乎今之世無三楊與王司馬也有之卽忠肅文成亦接踵起矣而況其次焉者乎

第五問

蓋聞域中有三權其說不自近代昉也吾夫子作春秋儼然以天道君道臨之矣此非以匹夫之權敢與天君並而臨之以天則無非天臨之以君則無非君也然則史也者蓋立於天與君之外以兼制其用而豈直與之並乎此史之權所由重而何後世之駸輕也其一在曲曲則情多回互而人不服如魏收作魏書而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人地至誣坐

盧斐李庶以箝其口而穢史之名終不可洗其一在畏畏則其詞多茹吐而人不快如許敬宗修太宗實錄六月四日之事語近微隱韓退之自負何如人而以爲紀錄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避不肯就是也後之作史者於往代多曲於當代多畏曲者未必有所畏而畏者必流而爲曲曲於一時千萬世不得伸也曲於一人千萬人不得白也譌仍譌罔因罔令志士仁人蒙冤於地下姦邪之鬼連手揶揄而笑青史之無凭然則流芳貽臭直幸不幸耳史官寧有真是非哉誠欲還其權而清其本必自每朝之實錄始蓋編纂實錄之人皆身履目擊之人其暗記眞其收采最易又身在史局常以轟轟隱隱絲絲延延之清議陰維宇宙而不必建旗鼓森戈戟與橫衢當陸虎蹲鸞逐者動色而相持書成藏之金匱不室人罕得窺其副何所可畏如此而以爲可畏手觸筆顛而不敢下則柳子厚所云使褒貶成敗人愈益顯恐懼尤大他日者將揚揚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古者天子諸侯朝有二史左史

記事右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漢置史官掌其典文每於歲  
盡舉之尚書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使諫官史官  
隨之美惡必記宋太祖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爲時政記置起  
居院禁中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史官據之按日月銓次謂之  
日曆國初設起居注官嗣後史官設而存其職不存其名至萬曆  
三年命日講官一人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專注起居而諸司章奏  
以史官六人分曹編纂是累朝之故實至神廟而始備經昔賢討  
論修潤之餘爲今日纂修草創之具事半功倍夫復奚疑乃設官  
之初正當聖明虔始察相勵精講幄之橫經方罷元僚娓娓以敷  
陳揆路之拜颺未終天語琅琅而酬答談及勞軍細柳則刀尖力  
致之天下恐盡壞於筆尖語及疆項董宜則亂法家奴之外戚欲  
勉之以守法思齊大任之教中外誦其徽音睨天文定之祥宮庭  
占其肅穆每盥手莊誦感歎歛名曰起居良不誣耳至中年靜  
攝以後九重閭闔杳不聞聲召對之典數歲迺一舉行雖密勿重

臣乍觀天光恍惚憊惘凡玉語傳宣金鑾蹈舞如神游帝庭隱隱  
皆夢中事從此一隔不知幾春秋矣所以歲有紀月有書不過綸  
扉之奏牘中旨之批答卽御墨澄鮮多出紫貂綠黛之手其他諸  
司章奏強半畱中掖垣不以付鈔詞臣何由捃拾或一事而首尾  
不續或累疏而要領未該如此類者未易枚舉有起居之名而失  
其實存章疏之半而佚其全修實錄者安所取材乎或曰邸報可  
訂薦紳先生之家多有之若閭閻之瘠阜錢穀之盈縮河渠之遷  
革四十八年之民風土俗自爲一小古今子孝婦貞孰著孰不著  
逐臣遷客之垂首槁頂而死者孰可惜孰不足惜靈武玄菟蜀之  
楊滇之鳳諸軍興捷代何始何終誰功誰罪有邸報所不詳而偏  
詳於村墟老人之口碑與塾師腐儒之筆乘議者欲遣翹車之使  
分出購求似已來歲主爵當計吏何不責成郡國各有所夾而來  
此亦憲綱中事惜當事者置不省耳若夫耆碩可召名流可徵高  
才不得志之徒可傳檄而取上者還其鳳池次者供奉筆札亦有

先朝故事必如是文獻乃備而此猶其邪廓也如當年導揚末命之臣一以疏而敗一以亢而敗或謂功浮於過即不然過亦不掩其功而其間功過之大小各自有辨識者能衷之嗣是以來自兩文端而外蓋棺論定者幾人立傳者可數刊珉諛墓之文漫無臧乎天潢帝系蒙漢陰庶人之嫌而卒致駢戮宗子禍及名卿人亦曰疑耳可并其疑不傳乎宋紹聖元符中小人與君子爭元祐中君子與君子爭唐太和會昌中君子小人龐雜而爭今三四十

年來士大夫相持之意氣愚不能知想不出此數者之間乎而亦可衷其品於既朽之骨乎至於震豈有歸繩繩相接而始則竇懷貞之謀流言入於帝座繼則馬何羅之變伏戎興於禁庭宮闈事

祕道路流傳龍焚燕啄之釁稀苓馬勃之疑固不當引繩批根以傷主上蓋函之度亦不當掃蹤滅跡反開好事傳會之端但仿公

評即爲信史迺愚所居恆而竊歎者史職也而浸忘其職史職未嘗無權也而逡巡焉不敢自居其權以刑賞聽之朝廷以是非聽

之臺垣固然其無足怪必以吮毫舒紙汗青副墨之業而聽之他曹別署又聽之孤雲逸客野鶴山癯又聽之滄桑不可知之後世使有大手筆者發前人之光明而吾且優優焉衍衍焉飽食大官之供握三寸管尋行數墨僅僅作一書備安能拭英雄之淚使泉壤之下神動色飛而姦鬼咋舌不敢嘯也祕書孫盛作晉春秋觸桓司馬怒致以閉戶相脅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所改四字不許世有其人史何嘗不重今此役也端藉聖天子覲揚之孝諸臣僂力以成兩朝鉅觀庶幾官不負史史亦不負國更買其餘勇勒成一代以終陳文憲之遺緒爲不朽盛事可乎此執事責也其實重圖之

辨

守道守官辨

昔虞人不往齊侯之招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柳宗元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

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此其說甚便而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吾以爲如得聖人之意則斯言非傳之者之言而聖人之言也何以明之以柳氏之言明之彼以先王之經紀名物如所謂衣裳輿馬章綬朝著周行典書符璽般輔陪臺一切刑賞之屬靡非官靡非道也失其道固不可居其官然則失其官可以存其道乎惟世之視道也甚超而視官也甚陋以爲道者無形無名別有一種細天地貌萬物出入神化之妙理而官者不過一階半級戴弁冕縮紳組碌碌焉爲人役僕而已夫推道於一切之外是程課之所不及而督責之所不至也既可汪洋汗漫以游其中而置官於一切之中則是冠裳傀儡也位署郵舍也文書格套也程之而可以不受程督之而可以不受督上之人偶然授之下之人亦偶然居之而已又可恣睢凌獵以游其外及徐而按其所謂汪洋汗漫者如覓鳥跡於空而求風痕於水也所謂恣睢凌獵者如越畔而耕人之田建鼓而求東鄰之亡子也於是居官者祿則食之難則逃

之功則分之過則諉之有權則任之無權則讓之有名則趨之無名則避之如有人焉執官守而討其後則必起而應之曰大道委蛇固不可以一官縛也然則向之所謂甚超者無乃開人以方便之門所謂甚陋者無乃假人以侵曠之具歟究也借道之名毀官之實收官之利復不失道之名是所謂一甚超一甚陋者而兩用之甚巧也夫子深惡夫巧者之害道也以爲道虛而官實道圓而官方虛與圓可以巧託實與方不可以巧託也故爲之說曰守道不如守官今夫官者豈一方一局之粗而拘文牽俗便足云官守哉官有官之職職有職之意而意之微妙與其人之精神相營相奮而國家之功業爛焉天地之化育滿焉是官與道合併之極則也是故羲和之曆禹之水益之火稷之稼夔之樂夷之禮陶之刑契之教彼皆所謂聖人神人也以聖人神人之才而終其守止守一職不兼相爲然而天文地理人事三才之道無不舉矣有唐虞之官所以有唐虞之道官何易言哉但以君不必堯舜臣不必五



官則何代無官何官無守無守不足以存道即夫子一身為委吏則委吏為乘田則乘田為司寇則司寇委吏也乘田也司寇也皆官也算會計飼牛羊墮都收甲誅兩觀盟夾谷皆官守也如以虛圓之道視之無論會計牛羊無補於時即以三月司寇七日攝相上下之交未固而驟與其一時之巨室聞人強鄰為難不待膳肉不至女樂之歸而識者已逆其不終矣夫子何不稍委蛇焉而競兢挈瓶之智哉蓋曰吾何知知吾官而已為委吏則委吏為乘田則乘田為司寇則司寇然則為陪臣則陪臣為大夫則大夫為諸侯則諸侯寶玉大弓可無竊塞門反堵可無設鼎可無問隧可無請紛紛征伐盟誓皆可以已而春秋可以為唐虞夫子之官其即夫子之道也歟雖然此特論於有官之官也而未及乎無官之官也且夫易著止所庸言素位人人有官人人有守即以夫子證之固不得以委吏乘田司寇為官而木鐸非官也亦不得以會計牛羊三都甲兵兩觀夾谷為守而蔬食飲水刪述六經非守也夫子

終身不踰矩即終身守官終身守官即終身為千古未完之局耳深乎深乎守官一言所以束天下課虛逃玄之士而欣欣鼓舞於唐虞三代之道也如僅僅以為當官律令則其道也真不如官失厥旨矣

解

國體國法是有無輕重解

國有三大曰國體曰國法曰國是虛而不可不存者體也畫而不可不守者法也棼而不可不一者是也體之有尊而無褻也法之有伸而無屈也人主獨操之惟夫國之有是出於羣心之自然而成於羣喙之同然則人主不得操而廷臣操之廷臣不得操而天下之匹夫匹婦操之匹夫匹婦之所是主與臣不得矯之以為非匹夫匹婦之所非主與臣不得矯之以為是彙真是真非以成一

是故總謂之是以其宣之士大夫著之廊廟國體藉以尊國法藉以伸故繫之於國國之有是猶天之有日也日何嘗一日不照而

雲翳之而風曠之而雨蒙之雪掩映之電閃爍之雖日日體常鮮而日之所受蔽者亦屢矣況乎爲國是者一而議國是者多借議以淆國是者又多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之中更有是非彼此之外復生彼此吹吹籍籍日與構鬪夫士大夫旣以私掩而所謂匹夫匹婦者無權無力何由以其真是非之原曉告之天下則天下人又不能操其是勢不得不轉聽之人主人主與天下人相維相制者惟有國體國法而已今夫國之有體如器之有型而工之有製也體之有高卑貴賤親疏內外如堂之於陛冠之於履表之於裏不可並也古之君子有投鼠之忌有齒馬之嫌所以尊朝廷明等威爲主上豫遠不敬也若小臣與大臣爭遠臣與親臣爭則屑越已甚然爭固有之如事關宗社之安危大賢大奸之進退千古綱常之明滅一代典制之存亡則直須一爭耳如以形影疑而爭蹊徑別而爭惡言狼籍如叱奴隸豈復有朝廷哉夫朝廷輕卽廷臣之言事者亦輕故欲明國是當先存廷臣之體有體則人無

僥言無僥言所以明國是也至於國之有法如方圓之有規矩而低昂之有權衡也法不爲恩貸不爲旁假不爲勢奪凡有貸有假有奪皆以法市者也是故殿上之弄臣可以檄斬部下之故人可以劾奏人臣何恃恃人主之三尺耳若使法伸於卑寡屈於貴眾伸於弱遠屈於強近行法者以意爲出入議法者以人爲操縱如山之奸不問纖芥之罪必收於是上之所令下未必循朝之所申夕已見格汎汎然如不繫之舟無羈勒之馬政事已出議論安歸乃猶凭其玄黃之頰奮其左右之袒曰爭國是也不知所爭者何人之律令哉夫律令不信卽爭律令者亦不信故欲定國是當先守祖宗之法據法則人無巧言無巧言所以定國是也由此言之是者天下之所共體與法者人主之所獨人主不操其所獨而示天下以輕則人主過雖然國體自尊而強爲之衡以傷其體國法自伸而多爲之變以撓其法則斯人者豈可與共國是而佐人主之不及也哉

原

原文

近世之稱文者再變矣其始以復古修辭爲宗非西京大曆不稱合作見謂雄勝可喜沿至於雷同勦襲令人厭穢欲嘔而一二輕敏之士起而措之乃以信心信腕不受束縛爲宗然其學儉其氣薄其脈亂究也夫漢唐得宋元失餽釘得俚俗而有識之士駸駸反唇矣此皆知文之文而不知文之所以文故兩失之夫文之所以文此文之原也乃世之原文者多矣吾取兩家焉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議論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此原夫文之所繇也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原夫作文者之所繇也雖然自有宇宙卽有文章如必待六籍而後有則虞夏商周之上結繩以前六籍安在哉是故謂六籍爲

文之標準則是爲文之本原則非且不觀天之高地之下日月星辰雲霞之爛然而麗天山川草木飛走之樊然而附地者夫孰非文章孰非六籍之經緯乎然謂聖人之經與天地相輝映則是謂後人摹聖人而聖人摹天地則又非蓋所謂化工之筆者化工而已矣必一一取肖於化工豈化工也哉故不如反而求吾心易以道化吾心之化也詩以達意吾心之意也書以道事吾心之事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吾心之節和也春秋以道義吾心之義也後之作者道化不必如易達意不必如詩道事不必如書節人發和不必如禮樂道義不必如春秋而是數者可已乎不可已乎必不可已而陰陽五行鬼神之變化廟堂閭里忠臣孝子征夫怨婦之致思明君良宰勞臣任士之經營朝會聘享郊祀天人之作述理亂邪正之褒誅筆舌得之心而應之手能無聲乎能無色乎宮商能一之不調玄黃能一之不錯乎上下千古內外六合能一之不該不備乎無名無始幽深微渺能一之弗窮弗極乎由此言之文

生於必不可已而蕭統所謂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者亦  
迫於不可不增不可不加云爾是故周秦漢魏唐宋以至於勝國  
之文皆文也卽矯勝國以唐宋矯唐宋以漢魏周秦與矯漢魏周  
秦以唐宋矯唐宋以勝國其爲矯一也總無與於吾心之文若吾  
心之文論其無也不惟無周秦以下而且無五帝三王之書無庖  
羲之畫論其有也不惟不能無唐宋且不能無勝國抑且不能無  
今日蓋無以立體故能製空中之繡而機杼日新有以致用故能  
傳不盡之薪而精光狎出立言不朽斯之謂矣若此者不盡繇於  
天亦不盡繇於人蓋天與人半焉才也識也天也學也養也人也  
然而學可力勉才有奇授惟識惟養始難言之儻僅以今日之有  
有前人之格套是名蹈襲不名醞釀以今日之無無前人之典型  
是名鄙倍不名自然乃鄙倍之毒人也九甚夫必信心而出信腕  
而運街談巷語以爲謨訓俳劇諧優以當風謠而曰文在茲乎則  
孟子所謂蔽淫邪遁亦可謂之不得已之鳴文中子所謂織人夸

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利人云者舉得自附於達意之科也耶  
彼欲擣鈍賊之巢穴恐後之人又欲急剪狂奴之魔氣吾故不辨  
體裁不別流派姑原其所自云爾何暇揚挖盛藻拾魏文陳思應  
場陸機等已唾之餘哉

評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何如

今夫史者文章之一端也而文章之變態則略盡於史以其紀言  
紀事摹寫委曲各極其致雖煩簡隱顯奇正旁見橫出而總歸之  
肖物使千百世之下一覽而千百世之上若新故曰盡文之變也  
而必規規然如此爲煩如此爲簡如此爲隱爲奇如此爲顯爲正  
改他人之面目就自己之位置豈復有文哉世之論史者必稱兩  
漢遷史記固漢書也今二史之行炳若兩曜其中異同得失亦多  
可商乃有謂遷束三千年事於五十萬言之中而固不能裁八十  
萬言於二百四十年之內以煩簡定優劣則不然夫遷以千秋逸

客之才成千秋之史不能不簡而多漏然政以多漏爲妙也固以一  
代整贍之才成一代之史不能不煩而多瑣然政以多瑣爲妙  
也固之所以遜於遷者識耳識亦難言如遷之論大道重六經也  
而固以其先黃老序遊俠傷處士也而固以其進姦雄逃貨殖慨  
貧賤也而固以其崇勢利豈不冤哉嗟乎固且不足以闕龍門之  
藩而又誰入班椽之室者乎奈何以兩漢文章抑而與新唐書較  
也劉氏之說蓋謂事增文減歐宋之所謂得政其所謂失耳要之  
歐宋之失亦不獨在有意爲簡也如姚崇以十事說主舊史載其  
問答之詞與其徐行跪奏及見納而舞蹈稱萬歲從官皆出涕一  
時情景如畫而新書一切翦截令讀之者了無生色如此類不可  
謂文劉闢之討杜黃裳之贊伏也李德裕秉政修憲宗實錄取黃  
裳之事而蒙之於其父吉甫此千古笑端也胡無竄定至於佐李  
靖禽頡利者一以爲王道宗一以爲張寶相韋弘景封還詔書事  
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如此類不可謂實說者謂景文之筆力

實不如文忠文忠任記志表而列傳盡委之景文各致名銜不相  
掠美其實自標異耳雖然文忠作本紀如太宗之享年憲宗之封  
子憲后之弟姪穆宗之改名皆朝家大典故何草草也自名春秋  
法紀災異不著事應然紀猶可耳志五行安得用春秋法盡削事  
應不書且書雨書風書應者何多闕也百官志何以遺天策上將  
宰相表何以獨詳於蕭李也若者不可枚舉然則宋固多失而歐  
豈全得也哉雖然此皆拾其細耳自古作史成一家言者必先有  
一段不可磨滅之識鬱積於中而後奮之於筆故身可殺名可汗  
而筆不可奪雖其獨出手眼不無偏至然唯偏至乃不朽耳宋之  
修唐書也朝廷開局設官雜取諸體而分隸之攻短則恐露其長  
訂非則疑伸其是各懷嫌忌互相推諉歐公以前輩讓宋其猶世  
法也哉以世法而用之史法則天壤間無史矣不然諸列傳之自  
相舛錯宋氏獨爲之耳以紀志表而證之於傳何以官類之多寡  
姓名之次第中宗復位之日郭正杜元穎爲相之年與事不一覈

也即以紀而證之於志何以乾符之風雹或五年或六年垂拱之  
出山或九月或十月自相尤也若者不可枚舉此非以瑣瑣者繩  
歐陽氏也夫既曰事增文減取其精耳若增之而愈漏減之而多  
訛何名為精吾故嘗曰歐陽氏之精神在五代而不在唐也噫精  
神之所在不必兩漢其文也而五代成其為五代精神之所不在  
不必不兩漢其文也而唐不成其為唐蓋有意於簡者有意於為  
兩漢者也而有意於為兩漢便非兩漢此千古文章升降之數不  
獨評新唐書然矣

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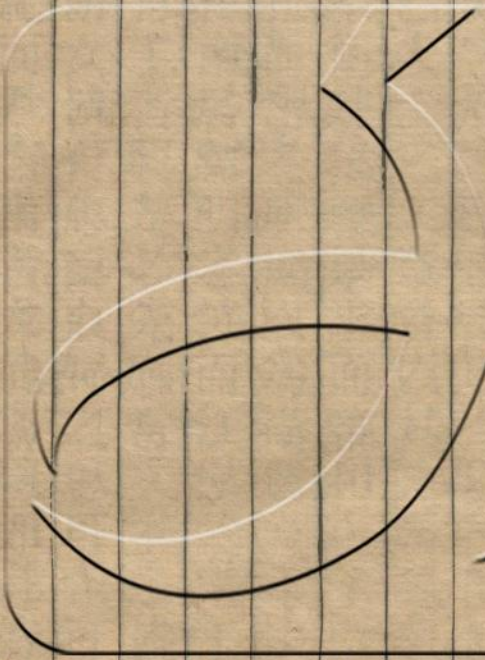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漢有名將二人焉曰李廣程不識廣之用兵也無部曲行陳不擊  
刁斗省文書使人人自便不識之用兵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  
斗吏治軍簿至明人不得自便二人者各据其偏互操其勝後之  
好奇者尤祖李而守正者獨推程折衷之論何居曰兵志有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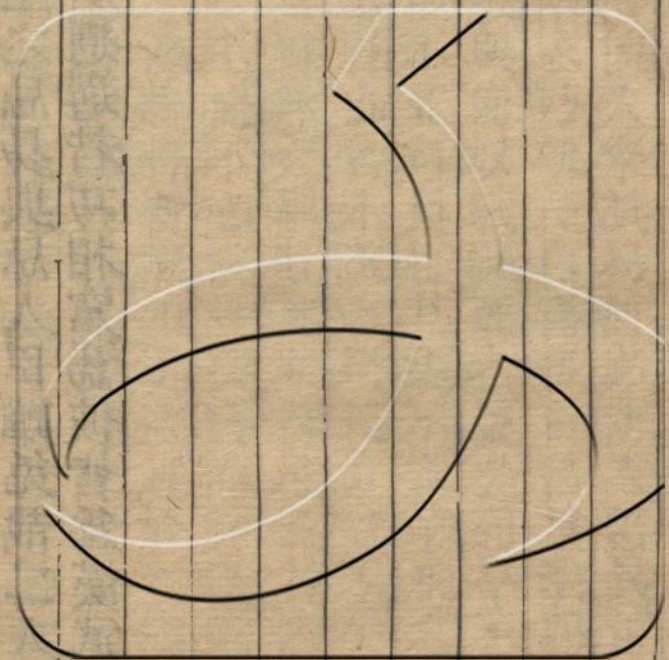
正合以奇勝如李廣者奇勝者也奇者必用虛用疏用少用瑕用  
疑用亂用猝用險然虛能使之實疏能使之密少能使之多瑕能  
使之堅疑能使之信亂能使之整猝能使之暇險能使之易故曰  
奇勝也如程不識者正合者也正者必用實用密用多用堅用信  
用整用暇用易然百實不容一虛一虛即敗百密不容一疏一疏  
即敗百多不容一少一少即敗百堅不容一瑕一瑕即敗百信不  
容一疑一疑即敗百整不容一亂一亂即敗百暇不容一猝一猝  
即敗百易不容一險一險即敗故曰正合也提衡而論用奇者夷  
然有不屑之意而用正者促然有反顧之虞故此之樂其簡易彼  
之苦其煩擾也用奇者常自試於可敗不敗而用正者常自為不  
敗故彼之所恃以為百不敗即此之所以未免一敗也兩家者各  
据其偏亦各有得失互操其勝亦互有勝負然終不可語於孫武  
穰苴之用兵矣何也兵者遞為奇正者非分奇正者也故虛實  
無常法疏密無常算多少無常數堅瑕無常形疑信無常情整亂

無常容粹暇無常時險易無常勢故古之御士者疽可吮頭亦可  
 徇官嬪可刑市人亦可戰而其遇敵也舟可焚竈可滅幟可拔壁  
 可堅何必使人樂其易何必使人苦其苛何必嚴斥埃何必不嚴  
 斥埃而兩家乃執一自喜各自名其法耶嗟乎廣自結髮起行間  
 提孤軍數與匈奴戰瀕死者屢矣而卒不死非獨天幸彼誠自負  
 其奇欲以不死自見也其視不識挈瓶之智直以飛黃蹀躞而驚  
 駑馬故不屑也若不識之尺尺寸寸不失累黍非有奇功表於塞  
 外而終其身無大創敗蓋亦有足多者焉吾謂廣似狂不識似狷  
 狂者嚶嚶不掩不必核其功實而神識膽智已籠蓋一世之上矣  
 獨怪古之善將將者無如漢武其於亡虜賈豎皆有不次之擢徹  
 侯傳世之賞而二人者終其身一尉一守若少靳者何也而廣數  
 奇特甚最後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得當匈奴於是大將軍謬徙  
 廣部致迷失道廣感慨歛歛終不肯對簿以死天下悲焉嗟乎以  
 不識之斥斥墨守不足當帝之英略故耳如廣材氣橫絕意不可

一世使盡其用勢必與人主分功當是時豈獨失貴人之心哉兼  
 亦逢人主之忌矣是故用兵者如程不識則取人主之易如李廣  
 則取人主之忌易與忌人臣難免哉二人者奇正不同短長約等  
 而一時所遭遭若巧相窟焉彼皆為漢武盡者也不必盡報於漢  
 也謹對



從野堂存稿卷二



從野堂存稿卷三

序

湖廣鄉試錄序

天啟辛酉

臣惟士舉於楚猶丹銀齒革自荊州入也其貢之則有司之事其  
既貢之則守府之藏也士自今以往臣何知焉臣知臣之所以舉  
士者而已夫士之文章各以其方爲風氣楚文橫厲而雄快其風  
氣耳臣來衡楚惟雅是求而雅和之士臣遂得以神遇之然後知  
楚風之正而嚮之所擬以爲橫厲而雄快者未盡出於其本風也  
今夫楚在南居離明之位而江漢朝宗于海呼吸之氣實與天地  
相通故有王者興楚必先應當文王之盛關雎之化行而江漢之  
間野夫游女皆有忠臣貞婦之思可弦可詠迨宣王中興其功烈  
多在南紀而尹吉甫者尤能爲穆如肆好之什以風有位王者之  
迹存焉故自周之盛以及其季楚有南有雅而不以風名由今觀  
之其所謂南雅者則亦楚之本風也而最後屈子之騷出其旨慘



以激其思煩以悴其詞誕以荒蓋風之極變矣而君子稱之何也  
臣事君子事父無所解於天之性也而莊周乃曰君臣之義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然則有可逃而脫然逝矣嗟乎此漆園外義之教  
忠之薄也而屈子者直以身砥之是故正諫之不得而以死諫死  
諫之不得而以魂魄諫觀其上下求索扣帝闈而延佇至於陟赫  
戲睨故鄉僕馬悲懷蜷局而不行非所謂怨誹也招之以粉白黛  
黑清馨凍飲窮身安樂而卒不可復彼以爲寧死不失正而已矣  
可謂好色乎夫屈子之於君無所於解者也其猶有厚道也其所  
爲騷則亦南雅之遺而楚之本風也然則楚風之有正變不繫於  
楚而以王道之廢興爲候斷可識矣今上以文王之初載洽陽作  
合關睢之化倏忽徧於海宇荆襄鄂漢則肅皇帝之豐芭在焉是  
宜響應之先而上方闢虞門廣厲厚招德意甚盛詩不云乎鳳凰  
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故諸士雖難以和雅之聲  
應也諸士出而仕矣亦有感於君臣之際也乎古之君子不得於

君放其身戮其名睠顧徘徊而不自已厚之至也今之君子既得  
於君高其爵豐其祿叫號隳突去不反顧薄之至也厚薄之至皆  
端於人心而其後相沿以成俗夫關雎之應至於野夫游女化爲  
忠貞亦云革而俗而已矣彼屈子者猶冀俗之一改而不得之君  
者也諸士遭時遇主千載一期儻亦有救世革俗之思乎哉臣不  
佞遇諸士於尺幅之間喜其不失本風也加勸勉焉蓋曰觀於楚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耳遂書之以報成事

古大夫集序

余讀元微之之序子美而太息於其言也彼夫上下千載而屈指  
寥寥以一人總而擅之何其盛歟而跡其生平負薪拾橡轉臥溝  
壑冀幸天子之哀憐而不可得至於覆雨翻雲千古輕薄之交態  
緩歎長呻子美之負人歟人之負子美也自詩史之號流傳世之  
學者沈擬曲換以託於幽憂瘁沉之節夫安知性情之何在余乃  
得古大夫集而異之大夫高門殖學突起西南數千里外而顛顛

公車惋憤時事舉目睫之低徊足跡之偃仰觸古悼今觸今悼古  
一寓之於詩今其集具在齋居百詠何異於北征詠懷補襪貸穀  
詎殊於茅屋秋風近體種種悲愉盡變使人讀之恍見其鬚眉而  
徬徨追賞於嘯歌詠歎之外此其人可知矣昔人謂子美詩夔州  
以後轉神豈所謂巫山之隱澹白帝之嗟峨另開一境以發人之  
奇而適然遇之一往沈鬱頓挫不禁之思與崩濤束峽哀猿叫豹  
相答而成響也耶悲夫子美當羯胡播逆之秋蓬飄無主卽瀼西  
之閣東屯之堂亦恂怛寄焉耳大夫夔產也石峭水清與秀韻適  
敵今天下東西南幸無事大夫得雍容冠帶歸蜀出蜀旣儼然臨  
長五湖部署天目矣當世不爲負大夫大夫婆娑山郡以其間上  
會稽探禹穴東南之天又另開一境以相助發山川藉之品題靈  
祇賴以昭告夫非作者之能事歟吾友吳之俊以明經判安吉不  
及官而以喪聞大夫曲爲經紀又憐其子秀才客之代舍嗟乎此  
事古人所難而子美當流離轉餓之日緩歎長呻猶冀一見之者

也大夫自題其集曰梁父吟亦猶子美之志也夫

己未涉錄序

余自丙辰里居有丙辰涉錄今踵爲己未甚矣余之結於習也前  
行於丁巳之秋今行於庚申之冬甚矣余之後於時也余無仙家  
之玉尺稱量才人又無獨祕之金針引度來者不過以時趣說時  
趣代兒輩手眼而已嗟乎傳火無盡逝川不歇壬戌之逼己未猶  
己未之逼丙辰時亦未可據也若欲唐捐往客送媚新人借筆墨  
之平章作聲援之傳遞亦閒事勞神也哉

閱楚一錄序

論士者舉不知何人之牘而瞥然遇之此所謂天也比折卷而姓  
名見撒棘而其人見鑒貌察言問年質里門地之高寒時名之諠  
寂種種差別於是房選出而出入羸縮意不無一轉則天而之人  
矣夫人與人之相知也其孰與天余旣出楚闈引見諸士迫鳩其  
闈卷歸而刻之吳門亦姑以志其瞥然之遇而已是爲閱楚一錄

呂輔季稿序

夫南土清嘉文多婉麗北邊蒼莽辭尚沈雄此天地自然之性也若夫靈心慧手妙劑巧裁五氣合以成質八音調而協響其孰能域之余以吳人操吳音者也卽異方之音至其壯弱飛沈延促寬儉之數差得聽弦而按節辨其一二一日同門友呂輔季挾一冊示余曰是何音余開卷曰殆南音也澤而治腴而多風非江左而能若是輔季令余再覆之余曰異哉直而不率勁而不險質而不俚其燕趙吳越之間乎輔季撫掌曰得之矣此不肖夢熊趙人之手而少從兄於吳會者也然去之已廿年所矣覺童子之薰心猶在子何以知之余曰未盡也相子之文審子之音生長膏華故無寒纖瑣尾之態沐浴清芬故無齷齪鄙野之習早通時譽故無齷齪澀縮之氣酌理不竭研味不厭故無浮佻縱脫之筆吾之從子也新未知得似否輔季忻然曰約略有之不敢當也余曰未盡也相子之貌而磊砢有正骨省子之言動而整暇有神簡子且超南

北者也不徒爲劑南北者也能無意乎哉聞子之師趙先生夢白者天下名教文章所自出也試以吾言質之

李仲開行卷序

鑑人者南人帶磊砢北人帶文弱各反其土風者得貴法鑑文亦然近來北士能文者多美秀而弱不勝衣吾榜如馮如范往往見之其文亦不爲昔日之蒼蒼莽莽而標令鮮妍宛然江左風流異哉當是靈氣日開呆睫鈍腕都無著處耶始潞河李生以一編來贄吾讀未竟見其順比滑澤洮洮聲聲曰此江左風流也掩卷覆之應令人眼明必捷且速今果矣夫鵬翼大而目殷故其怒飛也必俟培風春燕秋鶻稍受風颺去而已吾固卜李生之連得捷也李之先本江陰人吾江陰東京口而襟吳會長江奔流君山聳峙蒼蒼莽莽不盡爲吳風之弱而饒有其致乃逗出一枝於燕山易水之外北而南南而北如李生者豈可測哉

楊育原稿序

每謂文賦于言不如辭達一語達者如水流行初無定質故夫靜渚淪漪澄湖泓渟與夫怒浪驚濤山崩石觸風旋雲亂水之態百變以獻其奇而無所不達非必平夷漫衍滔滔一瀉之謂達也然而滔滔者水性固然或激之或束之或颺之而後奇變出其於水性或少違矣東坡作濼瀕堆賦謂蜀江險悍將盡銳於瞿塘之口若先齟齬其間而後使之滔滔入峽安行而不怒始悟夫爲文而有倒有轉有翻有縮有側有突皆故作勢以巧取達者也育原氏之文具在靜渚乎澄湖乎山崩石觸風旋雲亂者乎種種有之而吾不盡知知其能自爲達夫幽不必窮境而境有餘妍不必盡態而態有餘作者不畱筆觀者不畱睫吾讀育原氏之文而自悔其鑿也且天下之言文也則利而已矣何以鑿爲雖然育原之在吾師門最少且雋舉一達而何以厭少雋心不曰出崑崙下岷峨衝巫峽循淮漢注五湖灌三江而放大海斯奇變之無窮而水懷之巨麗者哉育原可以莞爾矣

邑劉侯康谷文序

夫文之繅約清濁沈浮高下之數與政通者也政不與文通而心通焉讀其文而見其心見其心則知其政矣夫人之有至心者必有孤情鬱積頽然不獲己之思故其取資也必約其比物也必芳其持己也必克而文恥粉澤故恥鋪張此未可與俗學俗吏言也余與邑侯彭澤劉公同南闈舉望之翛然者也再罷公車一遇於高唐之旅店酌酒高歌無落魄可憐之色知其軒然者也壬戌成進士從房稿中讀其文知其闔然油然復嶄然嶄然者也拜令得吾邑邑財殫而民荒前長令數易吏緣爲奸端莫可究公至爬羅剔抉寢食不遑而尤身自擔約爲僚吏先是故人不能撼百年之痼敝一日醒起蓋公之於吏也可謂堅且苦矣再展公之文而知公之學堅且苦也公自爲諸生卽有志於學問公車之日久與四方聞人及其鄉之老宿參微舉勝的有知見故發之於文起忽矯特持世經世種種名言與世之貪常嗜瑣者異趣嗟乎公不爲粉

澤之文以便俗也豈爲鋪張之政以愚民哉故曰公之堅且苦也  
公之心也而世之豔稱公文者曰雋異厭服公政者曰神明不知  
雋異神明公之恥有其名而不居者也河東有言貞松產於巖嶺  
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  
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余於公信然

錢公永游吳草序

楚錢公永天下才也爲進士業晰而辨奧而腴蕩而開其軒翥凌  
翔之色一展卷而豁人心眼徐而按之浮沈抑揚悉中程度異乎  
世之叫號隳突張空拳以橫挑時譽者已公永興會標舉選勝登  
場飛觴角韻凡竹林之游蓮花之社桃葉柳絲之巷畱連日夕無  
所不賡唱而當其忽然凝神尋思本業從廣坐謹囂之中索紙疾  
書文不加點蔚然名篇自公永來游吳而所見如是公永眞天下  
才也彼其紉蘭佩蕙朝湘暮沅吞雲夢而吐若耶尚不足濡其三  
寸也而爲吳之游吾吳中無他奇虎邱一拳石太湖一勺水巧立

清縈以佐公永興妍之一致而已公永天下才居廬少間且挾策  
而渡江湖黃河涉汶泗及乎燕趙哦黃金之臺弔易水之渡縱觀  
天子之宮闕苑囿奏上林甘泉而後乘傳駕駢周行天下攬名山  
大川之勝成一家言可也

姚子雲雨新草序

姚子子雲行其卷曰雨新而以質於余余惟長安窄席新新相逼  
而獨不能爭元規之勝所見黃沙白埃刻刻相侵若五日不雨則  
翳朝暎籠夕魄几硯琴書都無色韻而聰明筆舌之用亦若蒙昧  
而不出吾蓋乞靈於雨長安中偏不厭數矣子雲胸中飽蓬萊大  
海之秀且面壁香山碧雲間嵐光松色鳴泉幽谷一翻雨過無所  
不佳若夫車塵鞭影近遠爲際開鮮浣宿眼障一空無非雨境無  
非新境矣文章之道故不積者新不出人知駕虛翻局之爲新不  
知有屯雲宿霧而後有流潤澍甘積也木末掩而見華石根沒而  
表翠雖其乞靈於雨者多而如其枯幹一株頑骨一具亦安所受

之讀子雲卷滄然沛然必有故也乃以新也氣動機撥吾知其雲  
行而雨施也不崇朝矣日月光華之際尚自洗濯乎哉  
問世編序

邑之後出者曰梅子程子張子甚才而銳於里社之外自爲一曹  
一日以其行卷來質予視之有異焉其文不立格界純取機鋒而  
皆妙於用短所謂寸鐵殺人微羽沒石者也又譬之畫山水者意  
在筆先韻行墨外不盈尺幅而峯巒洞壑種種畢具吾特未見其  
宏廓高壁鉅冊長綃設丹青布粉墨肖賢聖之形容傳高深之變  
態更作如何觀耳度其才足辦無難也且夫君山黃浦霸氣不歇  
才士朋興來者可畏誰得以一泥丸東封面谷關是三子者皆中  
原之器非僅一邑之才也書以勸之

梅花社草序

吾郡彥會之盛無如晉陵而士亦連翩起春秋之榜羸過其數  
其膏馥相滋染耶抑名心相炙取也吾江矜獨而寡和士之文如

蠶之絲繭處焉耳近乃有三五爲曹築社司盟以招同好嚶鳴響  
說蒸合風雲之氣意甚嘉之卽梅花社其一也與茲社者尊宿離  
少是不一儔其文疏含豔發橫直隱見各標其致而要之清韻遠  
矣夫探梅者探其霜中之姿月中之香水中之影皆所謂韻也諸  
君幽討韻事爲華林東閣之觀夫豈其有炙熱心而破臘先春憑  
借江籬一樹將連翩起也哉

姚節母文太君六十壽序

文太君者長洲姚孟長之母也先萬曆四十四年太君年五十八  
以守節事聞被旌門詔故稱姚節母云及是年六十以十二月之  
庚申爲誕辰而孟長迫計偕去南宮試期六十日而近孟長脂車  
而不駕曰必舉母觴而先期召合其宗黨親賓將以次第讌飲畢  
觴事而後啓行趙兄文度其姻也以繆子辱孟長友過而問壽言  
繆子曰吾何以壽姚母哉凡爲人壽言者皆樂頌其懿美而致禱  
焉乃文氏之重於吳天下莫不聞太君節苦名高而孟長爲之子

功名可指取其得人得天夫人知之吾何以壽姚母哉無已請推其母子相知之際而及孟長所以裴回公車捧觴百拜懽悴交縈而不能已已者以爲母壽可乎吾聞太君之課孟長也嚴望孟長之致於功名也亟每孟長誦於戰藝爲累日不怡夫人情望子幾於一第者有所享其贏也太君謝膏沐辟紈綺飲冰齧雪而處於孤燈敗帷之間者幾許年矣耳目既屏寂歷亦忘彼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而何所懽享爲夫亦知孟長非猶夫人子也自童子游鄉校不怵不偷疑疑有大人之志諸生十八年公車又七年矣不以私請一造於有司稽古好忠孝之節擯辭尚禮義之文於國家典章人物天下大計具有梗概孟長能不爲能有爲者也其志節大類母其苦入甘出可以向往而不窮惟孟長母知之是故以歲寒之松柏自老而以春華秋實之用屬孟長孟長自襁褓之中與母共飽風露長而發聞於劉薦引類於作褥寔勞苦太君太君亦資甘於脩脯分饒於賓筵母子相勉俞者若而年今茲一觴行

去母而事人矣事人者不可以二婦道也臣道也皆受命於天者也爲人婦改面而事人有子雖貴母不得齒於子乃爲人臣貌事一而心懷二者比比也然則母雖以子貴子不得齒於母矣母不得齒於子卽稱百歲母猶天耳子不得齒於母是母有子而無子也故不如無子卽稱百歲母猶天耳母自爲二則自天子爲二則天其母二之不可以事人也一之則天下有貞婦有貞臣而因以有壽母孟長之不爲二也母知之矣既去母而事人則此身爲人有而不復爲母有會今天下漸多事天人之際種種見端孟長讀書其梗概儻亦慷慨掉躍有風雨魚龍之思乎哉其裴回公車捧觴百拜懽悴交縈而不能已已者意或在此而吾謂孟長所以壽壽母者亦不出於此夫孟長能極身不二卽此身不復爲母有而此極身不二之心還復爲母有雖在長安千里外而貞婦貞臣澹清齋肅之氣呼吸可通母神滋說母命滋長此乃孟長所以壽壽母者也昔歐陽氏有母鞠文忠公於四歲之孤以長以教而卒以

公聞母年七十有二不爲不壽而公之文章氣節則與天壤無極  
歐陽母之名亦與無極惟至於與無極而後爲壽母是在孟長之  
能爲文忠公矣孟長有二子亦髫年有志意一日而並遊鄉校人  
目屬之曰此歐陽氏之爲發爲業者也此又孟長之所以壽壽母  
者也吾何以壽姚母哉以此

張母范太孺人八十壽序

去治城之南三十里爲青陽聚許旌陽遜自蜀來游受記謚母成  
道處也謚母得孝道明五劒術金管玉液之遺多產龐眉婦人從  
來久矣今太守張君我先奉其母范太孺人之居在焉其地沃腴  
宜秔秠穰稌可糗可釀養老之需不外市而家足循河十里朱櫻  
錯繡一望如火齊瓔珞所謂令人好顏色美志氣不必九華丹者  
也櫻園之下卽爲瓜田重畛距阡子母相帶玄表丹裏之色狸首  
虎躡之形則西王母偕上元夫人詣朱炎山陵采食之而甘者也  
是數者皆宜壽且仙故太孺人久安之不樂就官中養太守備板

輿輕軒屢迎致不得於是亟請養以從母子一室相响俞者六年  
所矣其季子諸孫皆以文藝翊起而太守之仲子業舉於鄉每歲  
時伏臘太守率子弟酌酒爲壽太孺人顧而樂之融融如也明年  
萬曆戊午之正月太孺人壽八十大守兄弟方大脩家慶二三里  
人圖所以張之乃以頌禱之辭請余余益讀潘安仁閒居賦而有  
感於其母子之際也彼夫依京洛傍辟雍靈果參差嘉蔬芳旨林  
沼之靚深被服之都麗絲竹之鏗鏘其奉甚奢其辭甚足以夸世  
而豔俗繇君子觀之其母夫人弗樂也何也安仁之母賢母也而  
安仁之爲子劣子也史稱其拜塵趨貴爲二十四友之首乾沒不  
已被母數誚而尚無省改旣淹蹇不達猥云拙效以蔽其慝不已  
晚乎故曰其母夫人弗樂也太守則不然自守博士廷尉評尚書  
度支郎歷官皆常調與安仁一一巧合所差勝者不爲令簿耳太  
孺人素善飫獨無羸老之疾足以牽懷乃太守畱滯周南當北者  
再而不願北也以便養故最後廣昌之政成當遷者再而不待遷



以不便養故然則太守者以拙養母者也非以母養拙者也是故  
通籍二十餘年無纖毫濡染以遺太孺人憂歸而斂約自守勅勒  
子弟毋廣營毋干謁毋傲侮閭左然必曰太孺人之教太孺人不  
自居必曰此先贈公之教噫太孺人賢母也推贈公之教教子孫  
太守服教無斁即太孺人飲食甘夢魂恬爲樂未央較潘母所收  
於子者厖厖耳目細娛孰踰勝哉況乎青陽爲化人之鄉其土風  
物產皆足以養老而引年如前所云尤不誣者吾又聞太孺人之  
爲婦孝婦也集靈通明呼吸謔母即不得仙上壽可必則太守所  
際於親得天多矣太守余友也余將升堂而壽母焉藉里人之請  
樂致其頌禱如此若其冠帔之榮子孫之盛與其君子澄源先生  
之爲名賢則夫人能述可略也已

封諫議鎮東沈太翁七十壽序

今上御極大推恩中外仕者皆得以其貴貴其所生而京朝膺仕  
自外入自卑冗遷皆得從今秩徙褒號有加於是封君之冠蓋曷

奕間左其年高者宿者金章白髮掩映於賓筵里社間子孫歲時  
上壽極舞綵之娛而及其懸弧之辰大合樂饗客守相之幣璧戚  
友之餼牽溢集其門此亦鄉里之榮觀而臣子之幸邁也然而盛  
德之父懍然懼而純孝之子有懍然思者懼夫受命於君與受算  
於天者無以仰承萬一思夫鍾鼎之養與菽水之權先後於親志  
不知孰厭也夫無以仰承則何以自壽無以厭志則何以壽親此  
亦爲人父子者之謙而吉祥善事之缺陷矣楚有沈太公鎮東先  
生者今吏科右給諫斗仲之父也少攻書能文章連不得志於有  
司去而修其世業其色養二人愉如也送往追遠合異聯同睦其  
族調其姊肫如也處鄉黨寬如也排人之難解人之紛汲汲如也  
若夫役田祭田貽宗人百世之利者約束惟謹遂爲沈氏功令矣  
太公之行修於身教於家勃發聞於斗仲登制科宰壯縣徵拜鎮  
垣爲天子耳目之司而太公夷然弗有子也再遇覃恩得晉封如  
今官而夷然弗有官也章服軒車偶一御之曰不如短褐徒步之

適也居家矻矻課耕讀如初斗仲念其勞苦甚以書迎之燕邸太公欣然來曰吾將策蹇探西山爽氣乎勿以貴游溷我也斗仲矢忠赤數感慨言天下事至於指斥佞相抨擊權樞諤諤無所避人主之俞不勝拂撓龍鱗而履虎口者時岌岌焉而太公顧色喜曰是可以報上恩也已屬者曹節侯覽之禍株引名流斗仲逆折附麗書入左掖三日不報聞者咋舌而太公恬安之曰脫有不測是諫官分耳何怖乎君子是以知太公之善教忠也於是太公年七十矣仲秋之月四日是為懸弧之辰斗仲將具觴太公曰此中正可觴我勝於居里門而走幣壁餼率者也吾黨之友斗仲者聞其說約往觴之昌期則謂人之自壽與其子之所以壽親有道焉非以人爵與天年也夫太公孝弟通神明忠信孚宗黨不有其子貴而有以貴子如此則可謂能自壽矣斗仲以君報親以身報君精誠之極至於收雷霆之威而時撥雲霧之翳如此則可謂能壽親矣或者曰太公兩輔哲澤五官無恙而三飯有加是為壽者徵四

子十五孫多明經文學其繼斗仲而起者穰穰也是為壽者境而昌期舉不以壽公輒書其父子之間大者如此以風夫父之教忠而子之養志者竊附於祝者之辭

丙兄李貫之先生七十壽序

貫之李允生余丙之兄兄之學行高不韻於俗而為好古大雅之士所推重至稱之曰近復先生而不以字鄉人亦稱之曰先生而余從丙之稱則曰兄天啓六年丙寅兄壽七十中外之宗戚遠邇之執友皆往觴觴必侑以辭余不可已而不可以世辭侑也余與兒童稚相親垂四十餘年兄老而余亦逾耆矣自余館兄家所閱夷險榮瘁苦樂之境兩家約略相同而余與兄性行之浮沈重輕亦差有異至於奇文相賞疑義相析廉隅相砥余所受薰於兄者實多是故不可世辭侑也憶余髫髻從兄於弱冠兄已儼然儒先長者不敢以狎進也窺其架上有手錄一編丹鉛甚具則唐荆川先生集選也當是時濟南婁東之集盛行莫有舉晉江毘陵者尊

毘陵余弗信也兄因告之以晉江毘陵為唐宋六家之嫡冢而推本於六籍曰必從此入余心識之是年余補諸生而兄躋蹙里選久之亦補諸生其科舉業甚工於毛詩諸義尤嫺雅稱富家兄又晰於時文之利病余凡有作必舉相質兄為指摘瑕疵無少假余必得兄首肯而後厭若其漁獵羣書汎瀾百氏目涉口誦手注筆筌兄自喜以為書淫傳僻而余意在干祿不暇也婁東既沒乃稍有稱說晉江毘陵者而余後解諸生縛漸求古人文章意義之所存始知六家之學而服兄之卓識余幸晚遇備官吏局兄遺書長安勉以極身報主之義且曰子幸居文學論思之地而不盡讀天下之書料理天下之事空自負負國家耳余愧服其言以余之不肖不自慎重甫拜官而冒黨嫌再就列而中黨禍今且蹈不測之罪蒙當局之譏而兄不以我為點也余愧感其意則余何以壽兄哉余聞之士壽有三壽國壽家壽身而年壽不與焉壽國者安社稷無疆者也壽家者纘箕裘勿替者也壽身者保名行不虧者也

然壽國必藉有位有位必需遇合惟家與身為可勉兄少更家難周旋吾外舅復菴公於險阻卒能一手檣柱保全其室家以待後人之興起至今而赤岸之里巍然闕闕矣念厥祖戒菴公之績學弗耀而表章其遺書則河汾獻公之思也世譜成而人各有紀勸誠凜然則近世崆峒家傳之法也割田築室規為一區聚宗人之無恆產者耕讀其中則范氏義田之意也凡此皆兄所以壽親壽祖先壽宗族者吾曰壽家也守諸生三十餘年落落寡遇未嘗借尺牘挾行卷以費於有司家世豐隆而無縲食鮮衣之奉非其田不食非其有不取不失身於可賤不徇人以非禮性好異書自汗青油素以至金石之文斷煙斷楮在千里內外者無所不購致諸文匠心而出錯落今古口合於天則識者以為盛世遺民之風焉晚好曲臺之學將刪其注疏撮其指歸成一家之說則庶幾博文而約禮矣凡此皆兄所以壽名壽行壽心志者吾曰壽身也兄既以逢掖老田間所聞朝政得失人才進退未嘗不留心而籍記之

遇耳目怪事則咄咄歎天下無男子使若輩縱橫蓋兄強力敢決故忼愾若此兄豈遂忘人國事哉惜乎其不遇時正惟其不遇時而得斂其壽國之精神以專之身與家且夫壽家非堂構之謂而壽身非長生久視之謂也河汾有言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兄之仁義修矣孝弟立矣當從心之年而猶不忘踰矩之戒此所以爲兄也余故不以長生祝而以兄之所已效者祝蓋曰身與家者士之所得長有而河汾之所謂仁義孝弟卽夫子之所謂矩也兄其首肯乎爰次其語授諸子之爲兄甥者班中外子弟之後而觴焉是歲之王正立春九日也時兄子爾承方爲京朝官適遇慶典當有推封爾承能讀父書亦不以一官重若翁也矣

太學警宇蔡翁八十壽序

萬曆之甲戌閩漳有三蔡齊以進士顯名後龍巖漳浦先後出入御史臺時躡時起而龍溪僅以計部郎終然至今縉紳間尚知有計部不知計部之有仲爲警宇翁孝友質行君子也翁之壯也挾

策游北雍文章意氣伯仲競爽比伯氏舉南宮則慨然自罷曰兄出弟處不亦可乎於是笥巾襪而斑采曰以代兄養投不律而牙籌曰以代兄秉囊家廩而佐月俸曰以助兄廉當是時翁之家政與計部之宦業相表裏者十餘年使太公安於家計部安於邸翁有力焉及計部之宦業不究而翁乃盡究之於家復推其家學以究之於子孫子孫次第爲諸生隸太學上舍而翁益斥其羨縱與聞之名士及四方之賢豪長者游駸駸翔起矣其小者亦皆蘭茁玉芽映帶左右而翁碧瞳丹輔婆娑鼓腹而撫之几杖之間甚樂也是歲丁巳翁壽八十矣其家孫之隸南太學者曰周甫氏偶遇予於虎邱之僧寮贊其文楚楚爲點定以去他日又問予於虞山則頓首以祝者之辭請而述翁大者如是余則謂周甫子之大父里居而雲臥年至而神強庶幾於古之黃髮耆老使惇史祝之無愧辭者而余何能爲役將連引所謂榮期休慮靜虛玄素之術以擬翁翁必不愛不然而舉范少伯且富且僊龍蛇屈信之用以

擬翁翁亦以爲謾我無已請就翁取身有者而頌之可乎夫真宰之所嘿讎者盡也私嚮者餘也如子所稱翁殆善用餘者也且夫翁盛年嘗操三寸管隨伯氏後業已秀池塘之句蜚璧水之聲矣干將之鏘一不效收而匣之可謂不盡其才有計然白圭之策而不爲一切苟取推燥分甘與俗流通可謂不盡其殖生長膏華耳目媮適而無鮮衣怒馬之容與柔曼都麗之好可謂不盡其享夫不盡者能用其餘者也氣有餘蓄精有餘固而神有餘恬翁且長生久視於人間永永無算必矣周甫勉旃整健翮而凌厲飾羽毛以高飛俟翁之爲九十九歲者周甫擁傳衣錦而歸進綠玉之杖奉紫霞之觴翁樂更何如也子歸矣姑以吾言奏之翁其左手擎荔枝右手拈車蛤莞然而盡三爵也哉

記

###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今上在宥四十有一年癸丑久道化成人文融朗上俞禮官請廣

制科額有加廷試之士三百四十餘人上臨軒問子大夫以當世之務先王之略已親覽策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於是有司循故事礮石學宮以待題名而上命臣某爲之記臣乃拜稽手颺言曰嗚呼今日取士之典何其端而待士何其重也說者謂國初雜用前代明經孝廉賢良方正與夫博學宏辭直言極諫等科是二祖所以設天網順八紘而後稍隘也臣愚以爲不然夫國家之用人亦視其天之靈秀所鍾耳今天之靈秀不鍾於他途而鍾於制科之一途必矣何以知之以人之精神不嚮於他途而嚮於制科之一途也人之精神在是卽天之靈秀在是國家之所登用又誰能舍是是故臚傳之日百僚稱賀珍貴芳薌以薦之令聞廣譽以旌之三事九列次第以升之他途莫敢望焉諸士之於今日諸士之時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周王之作人而徵於壽考豈非以其純德不已而享國最長太和至順薰蒸流映卽天地山川之靈不禁其發洩於人材而文王特鼓之舞之以盡其用者乎然

則今上之特廣制科以標薪多士亦上之時也臣聞之唯聖人識  
時唯賢者能不違時聖人識時故不靳圭爵以旁招俊又賢者不  
違時故不韜奇珍以委輸闕廷今日上之登士士之遇上固雲龍  
風虎與日升月恆中天交際之一期也當此之時士卽剖肝瀝腎  
以報上恩上方開廣裕之路嘔喻受之不足爲難何則遇其時也  
雖然有一時之時有百年之時有千秋萬世之時夫見才諳競功  
能張皇議論挾有餘之力以騁於無涯之途此所謂一時也若夫  
百年之時直須功立而能成以所效於當世之實用較耳豈可謂  
攘臂而任哆口而談遂足報上恩畢今日之遇乎哉詩又不云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鼓之舞之之謂作恬焉愉焉之謂寧上遺  
士以鼓舞而士不奉上以恬愉何名爲報士不慮千秋萬世之時  
乎有謂萬曆中增廣制額而某也至今不朽某也爲穢某也則汶  
汶焉此所謂千秋萬世者也然而千秋萬世不俟百年且自一時  
始報上之恩答天之貺在此日矣爰題癸丑進士名勒之石備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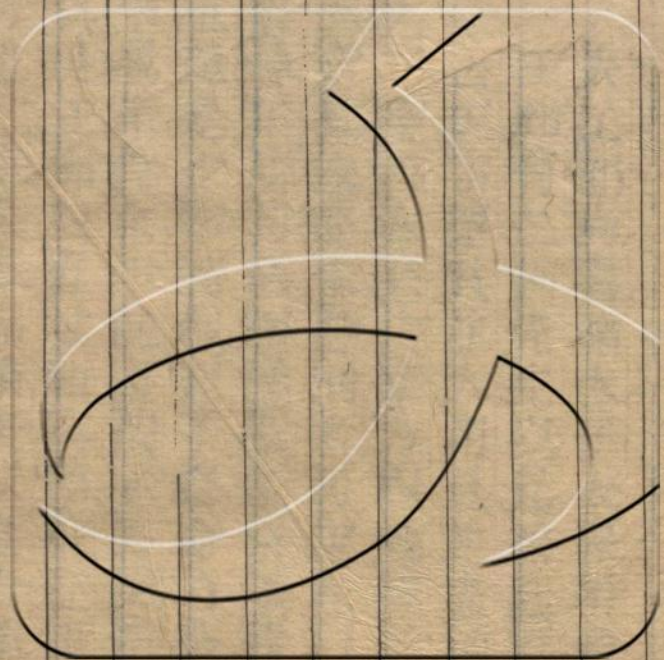
日得失之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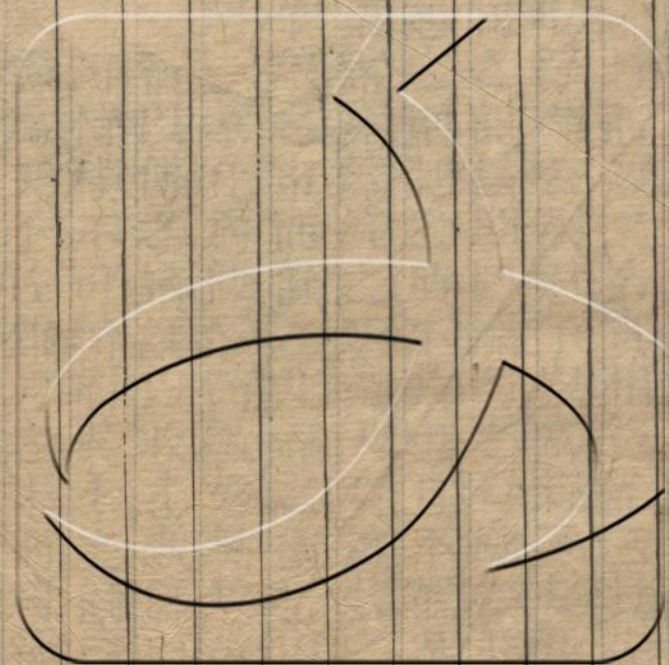
許墅關新建廟學記

許墅關之有塾自嘉靖九年始也古者家有塾塾隸於闕非古也  
其略昉黨庠遂序如世所謂里社之學者歟頃吳中之社學廢而  
許墅塾猶存餼羊則又以領於關使者故然湫隘已甚生徒間若  
絃誦闕然前使者聞南安李公至而問之深用嗟悼乃行度地有  
所規恢而先立夫子之宮以爲表廟三楹爽塏宏壯輔以兩廡具  
體而整戟門屏之泮水灤之泮之前若樞星者曰聖域左右若峙  
者曰東西賢關旣儼然廟貌矣不及煥而李公以報命還越二載  
洪公至亦爲閩南安人志與李公合則又慨然奮曰庠序之遺而  
前使者之緒可弗竟乎乃塗丹雘乃峻垣牆乃聳綽楔又緣廟之  
西拓之爲堂三楹宏壯殺廟之二爽塏如之若曰是羣子弟之所  
鼓篋而游倚席而講者也顏之曰明善堂堂後爲啓聖祠傍飭丙  
舍以居士之肄業者總門承之曰義學門自部署入廟學繇雲路

坊使者諸生往來周道也巷沒於民不可以軌公決復其故伐石  
新坊表之曰義路然後廟學之觀始備是役也始於萬曆乙卯迄  
丁巳之十月而竣二公實相終始云其先後市材甃傭工徒費若  
千緡皆取節縮公羨君子以爲經及是洪公報命矣屬其同門生  
繆昌期爲之記昌期曰關門之有廟學非制也廟輔於學學輔於  
社而義起之則制之所不禁也且不覩吳門之爲關乎是錦纜牙  
檣之所集露冕霓旌之所賁大賈重裝之所出游閒輕俠之所趨  
也夫以千家之市而置之九達之衝招以豔異眩以瑰琦開以可  
遷之路將童蒙化爲便慣而敏秀轉爲趨黠處地然也自非齋舍  
以居之老宿以傳之講誦以收之歌舞以節之邊豆簞簋以習之  
則其樸不可恃樸不可恃而吳士之偷自關門啟將使人謂使者  
日操鑰執籌爲天子佐錐刀之末而司徒三物漠然度外無乃非  
契教人倫唐虞命官意乎此關門廟學所絲建也昌期既述其事  
復推洪公之指告諸生俾知勸焉李公名佺臺洪公名啓初

從野堂存稿卷三





從野堂存稿卷四

墓志銘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用齋劉公墓志銘

代

隆萬之際任邱有二劉先生以兄弟起家制科顯名卿佐出入朝野鬱然鉅公天下望其並大用且並盡其用者爲今少宰復齋公與其兄大司空用齋公少宰方以純德不貳受知人主爲時嚮之所尤急而當其逡巡未應則大司空先以劬勩盡瘁卒於位矣天子聞而震悼下所司議贈議廕議祭議葬若太常之諡以俟彙給蓋異數也至是少宰將以天子之命治公喪而先期藉孫宮允承宗之狀來屬余銘余不能辭按狀公諱元霖字元澤號用齋先世興州人其徙任邱自五世祖興始也五傳而爲公父柱峯公勃配章氏公母也柱峯公舉嘉靖庚戌進士歷河南按察司僉事其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章封淑人以少宰貴其贈工部尚書加封淑人爲太夫人以公貴蓋太夫人生三子伯氏少宰



公元震公其仲也初太公夢虎躍於庭寤而生公以爲祥弱冠舉順天己卯試明年庚辰成進士授安陽令安陽故劇邑宗藩武衛相錯俗悍而好訟公行問政於少宰少宰念弟年少氣盛第曰無滋他焚去其太甚者而已公唯唯受教一以清靜理之至其均徭平賦弭盜振荒興學校重教化至今奉爲絜令焉遂以治最擢銓曹郎時銓政方苦踟躕與官府觴不相下上意有所猜防頗用不測諸曹郎有空署逐者公不隨不激調劑其間無私德亦無私怨故周歷四司不被讒謫遂擢常少提督四夷館久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督其軍務公至則持大體推至誠激揚文武吏而盡其材其於防海備倭尤兢兢當是時朝鮮用兵而徵調之議起公投箸起曰倭患在北而窺伺在東南且將習兵兵習地更置於不經之地而數試以無常之人是兩虛也爰上調兵五事部檄以薊將來統浙兵者公疏極言其不可而一意修浙西兵務以備非常於是條列六事又摘緊要四事上請其於選將練兵足餉

大者鑿鑿乎其言之也無何礦議起而鑿山之使出無何榷議起而市舶稅課之使踵至公累疏陳其不可大略謂浙頻歲以來徵調繁興庫藏已盡室家已空浙兵不能一意防倭安能分兵防礦漁商之稅原抵額餉安得借以搯餉言極愷切俱寢不報若輩亦畏公神明漸受公約束不至大騷會浙西東水旱非時公因請改折南糧本色京絹絲絛等項并緩一切帶征於是民困稍甦歲不爲蓄浙歲苦織造其額費至巨萬而解駁增造之費復無算公因請寬運請減數請給袍料機料先後區畫秋毫不派民間而工不告病蓋公自念以鎮撫之任當時事之艱上籌國計下恤民生至心血爲枯其憂危之辭亦屢形於章奏云在鎮八年以考績加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公念親老先後請告十餘上不得竟以太公憂歸里服闋天子以大工正殷卽家拜公少司空公念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身又不得以太夫人趨行乃入入卽視尚書事時庫藏告竭工作紛紜而外解題畱之數日益公一意節縮罷一切不

急之務其不可罷則擇郎吏心計者計之一二年間遂積至九十餘萬公復念將作之弊中涓爲窟而奸徒與之表裏今無事不參中涓無役不隸中涓而欲去浮淫之蠹清冒濫之源勢不可得每事抗章爭之陳璫永壽自負得上好借工作要金錢於例外公執弗與內官監傳造南京器皿溢額公勒止無溢額稅璫以燒造責辦浙江土青又責運鮮紅等器公請一切停省璫又借北虜要賞名乞加派二十萬照改段織造又請造冊封冠頂用珠翠料以千萬計公疏俱極言不可故事京商買辦物料中涓督收墊費爲煩有領直僅供墊費亦有不足墊費者既貸辦料又貸緩比公備陳鋪墊之苦請一切禁除又念僦人多從貴人關請得預支估直無關請者稽留至數歲公乃權其間劇以次支給遂無敢預請者凡公所抗執與其刻剔多與中涓貴人相左誠戰戰難之至於汰夫匠之奸冒嚴帑金之貸辦雖一銖一環不肯輕假而公自以爲管鑰在手易爲操局者矣初采木役下川湖貴三省其大木以數十

百萬價以九百餘萬公念地方力竭酌量事宜彙八議以請諸陵橋梁鳩工已閱五年費可十六萬而監督司官且更七八人不就公以久任責成請黃河告決歲糜水衡金錢迄無成勞公以嚴失事預儲備委任州縣分別功罪請所言皆天下大計識者躉之先是公念太夫人屢疏乞歸旣晉尚書得以恩命及二人圖歸益切會慈聖喪有事山陵病寒遂不起時萬曆之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之五日也年止五十九公經濟遠猷不究於年悲夫配李氏贈淑人繼張氏封淑人再繼徐氏子一肖星官生側室方氏出聘右春坊右中允孫公承宗女一亦方出許李嗣勳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原余惟末世士大夫伸眉抗腕好議論鮮功實有能精白一心以纖勤周慎佐國家之急貽百世之利而不見名如公者殆難言哉公在浙內存撫百姓外治兵食譚笑調二璫於股掌可謂文武材矣乃將作之政去浮剔蠹力與中人抗而上每屈己以從之不可謂不遇公不死必有以平衡之績表見者而今已矣銘

曰公之啓祥夢虎跳跟占云其吉赤芾用光安陽之政如刀發鏹  
八領藻鏡爲裴爲王帝授節鉞綱紀越方島夷蠢動調發倉皇乃  
飭餘糧乃治餼糧杼軸瓶罍亦孔之傷民以膏雨吏以威霜天子  
曰都休汝疆場百工之事汝其朕相公用節縮遏其濫觴竹頭木  
屑算及滅芒智殫精竭星殞人亾天子曰吁奪我棟梁是唯勞臣  
可靳表章故旆建旆赫赫揚揚豐碑大隧賁此幽房國史系辭干  
載芬芳

明敕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宋二公繼配贈孺人楊氏祔葬墓志

銘

大行宋泰侯與昌期前後同出會稽錢先生門相視莫逆握談道  
肺腑余得備稔其家世壬戌季冬余役潁川泰侯役涼州車轡接  
於東陽雪中治具遞賓主及河而馬首東西歷癸甲鱗次報竣泰  
侯以今上推恩得移贈其父警箴公如其官有詔改行人七品階  
於是警箴公再及贈而母周繼母楊並得贈孺人實異數云一日

泰侯過余再拜跪而請曰敢以繼母之不朽累子也吾父母之葬  
也業有銘獨吾繼母闕然闡法有追銘惟史氏銘助章天語母受  
倍華子其圖之余受狀讀其辭絕痛孺人楊氏沂州衛籍楊太公  
欽女也初周孺人室於贈公三年舉泰侯而病病久之輒請於舅  
姑卜求賢淑以自代而聘孺人謂周孺人達而遠必有後也比  
周歿孺人入則閑靜有婦儀恆終日嘿坐無嬉笑亦無跛踦妯娌  
皆嚴之當是時贈公家窶甚析箸受童牛一甃驢一廐於簷孺人  
雪夜手餉至駮塚不言苦晝驅一穉婢從道上拾牛馬遺手自勻  
薪以炊炊煙觸鼻睫涕洟垂垂下無躁容贈公嗜古攻學以其學  
教授四方十九在外歸則丹鉛一室早夜以哦忘其飢疲一切細  
瑣俱委孺人孺人一身且織紉且井春且指畫農桑卒以寬贈公  
於學贈公遂成名儒然數奇累黜場屋兩尊人春秋高矣脩艇之  
入僅足供甘脆皆孺人手調進之而口所噉者糠覈菜根而已初  
孺人之入也泰侯纔二齡孤雛哀哀贈公念伯奇子騫之事爲擇

保乳寄養於外家孺人泣請迎抱以歸疴癢燥溼必摩必復聞夜  
半讀書聲糜粥勞苦以爲常其後憐愛新婦亦如之庚子秦侯舉  
於鄉孺人率子婦酌周孺人之主曰微天之靈幸以孺子立矣聞  
者皆歎息泣下所生子鳴世負才憂貧思棄去儒而用奇自振孺  
人曰貧與儒自吾家之常憂何爲乎去何之乎不如從兒下帷適  
也有女既嫁將從姑徙淮淮俗婦人多酒會孺人戒之曰婦不踰  
闕古之則也汝從淮吾不汝女他儀法訓誡多可傳孺人生嘉靖  
丁巳歿萬曆癸丑年五十八以歿之年十二月二十日祔贈公之  
兆男四人鳴梧鳴世鳴琚鳴漢鳴梧卽秦侯已未進士今官行人  
鳴琚鳴漢側任出獨鳴世自孺人出女二人贈公諱曰乾歲貢士  
昌期讀狀而歎曰夫後先之際人所難言也方周孺人求賢自代  
豈其必以孩抱託之卽贈公亦裴回卻顧不敢付之所不可知之  
人而孺人忘其爲何人子也鞠育教誨及於成名而後告之逝者  
若踐要約然豈非盛德至心哉周孺人之有後於宋也孺人之食

報於大行也皆天道也是宜銘銘曰用婦代男躬百瘁用母代母  
恩斯倍終食其福天語至永世有辭信幽隧

明敕贈文林郎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暨陽貢公暨配周孺人  
合葬墓志銘

友人貢國祺以萬曆乙巳十二月癸亥葬其父暨陽公母周於龜  
山祖塋之次有形家來視之曰此吉壤也而未得穴移之數武厥  
後大昌十如其說乃以辛亥之十二月癸亥卽其地改葬公周祔  
焉葬未有銘國祺以屬昌期昌期曰諾時昌期與國祺偕公車旣  
昌期守史館國祺數遺書徵前諾昌期曰子先君之志在子以子  
之文必達需之天語且至天語至史作銘不尤張乎及己未國祺  
果成進士拜東陽令三年獲推贈公如其官周爲孺人於是國祺  
自東陽迫徵前諾銘不可已按狀貢之先大名蒲城人也宋蹕南  
徙於宣城勝國時有師元者仕江陰州學教授遂家焉六傳而爲  
山東按察司僉事諱安甫舉弘治丙辰進士正德初爲南臺御史

借其寮薄彥徽等疏斥璫瑾受杖削籍再起自罷忠孝有聞是為  
學靜先生學靜先生之季為太學諸生龍陽翁諱蕃龍陽翁之季  
為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公少也穎敏龍陽公發先世之書授  
之而課以舉業甚勤其業倦就而龍陽翁憊徭役念無所得代者  
遂縱令棄去儒翁伉爽有志略善劈劃其治家不苛屑而操其大  
御僮僕以寬而能盡其力既已精柱門戶而故產倍拓龍陽翁曰  
是善幹吾盡然公自念以世家子伏抑隴畝其細已甚亦復何能  
齟齬效鄉里婦孺所為故其疏財市義拯危振乏日亟亟如飢渴  
人有券謁卒見負如棄糶牌坦率開霽掇肺腑與人無纖毫覆藏  
亦不能藏人之隱意所不平雖親暱不假至刺刺面數之或乘酒  
嫚罵其人避席走不敢有反唇惟公生平無背憎人亦少怨里豪  
睨公產數起危事撼公飛鉗密網風波肆興公不為動至於急兄  
之難盡力號呼如身在湯火即挫產洗橐不悔矣龍陽公好飲飲  
客公亦好飲飲客客至呼酒子姓班側引觴滿酌頽然就醉迭起

為壽父子兄弟之間或促數紉逖或嘯歌唱答而不失其度人謂  
貢氏世有酒德云公治生之眼得涉覽稗史於司馬氏通鑑則手  
披口誦不輟每詔國祺曰此仕學本領也晚節益自瀟灑蒔花種  
藥小築悠然邑宰聞而賢之賓以鄉飲酒之禮最後推恩詔予爵  
一級公遂巡弗應也天性孝友事嫡母趙如所自出撫嫡兄之孤  
如己子王氏姑孀而貧迎養之終其身尤畱意於宗牒取宣城陽  
阡晉陵諸派蔓失據者整齊其世次彙為一編曰令後世子孫無  
忘本支也孺人顧山周氏婉孌宜家其為庶子婦能孝於嫡姑為  
嫡能慈其諸庶布裙蔬食拮据生事卒起公家凡公所為送往事  
居以教以養皆孺人有勳焉公生以嘉靖乙未十月丙申歿以萬  
曆乙巳三月辛巳孺人生以嘉靖丁酉四月甲子以萬曆丁酉六  
月庚辰先公歿當孺人之歿也不及見國祺之舉公見舉矣不及  
見登第嗟乎此國祺之所以追慕悲咽不能自解而必徵銘於史  
以託不朽者也昌期謂公布衣名教陽秋在吻而要歸於長者使

公在今藉有封號以表率於鄉化其訛俗又獲推其子之餘祿以頒施其宗黨其行義更有足述而惜乎其不逮也追爲之銘抑亦里人之思不獨塞孝子之悲也已男子五人萬邦萬善萬象修齡啓齡修齡卽國祺以萬程名萬曆癸卯舉鄉公治命更今名試禮部萬曆己未進士今任東陽縣知縣萬邦娶薛萬善娶萬象娶趙修齡娶徐啓齡娶許女二一適周一適郁銘曰嶽嶽柱下邦之司直棄官便養孝思夔夔身斂道沖其用弗克以畀孫子食舊之德爾位不登受其肝赤傳德襲訓亦曰作式龜山之陽有墳其特十稔而興兆語不忒篆以識之來章曼錫

明故浙江金華府湯溪令秦君允言墓志銘

萬曆壬辰有詔選郡邑士旣稟之僑者入太學而南中選號得人魁名翔出無錫秦允言選中之僑也方其入太學而祭酒爲秀水馮開之先生先生自負經生導師手筆點次遂成品目而允言特見寵異先生又因允言得其仲允德文而大異之取謝句花萼嚶

鳴爲識而允言顧落落自守更都試不利意豁如也允德以庚子同余舉白下庚戌死公車允言歎羽翼之差池而名場之誤人也遂棄公車不復理久之謁選得金華之湯溪令湯溪故瘠陋又連中祿民去爲盜窟不可窮允言首詰盜縛其魁而釋之使盡輸其主名而扶之以編搜諸窟盜悉平有大猾而見法者某某久竄匿出入詭祕不可跡允言以計縛之郡司理人某賄爲婉解允言若弗喻立寘之法以是失司理心而司理竟以他敗人是以多允言之執而前去令者虧庫鏹至六千有奇允言不忍他坐又不欲顯斥其名則爲節縮他費績纖累湊以償其刻苦爲隱厚又如此允言令三年湯溪大治臺使者交薦至擬之治行異等而允言竟以勞瘁卒於官湯溪之民所爲號泣也悲夫憶丙申丁酉之間余與允言遞館於涇里與今孝廉顧夾之講藝余每從夾之徵秦先生指授若何夾之曰秦先生不帖帖於家言偶有意會微言提唱而已性樂酒德舉杯引滿且讀且嚼當藝戰之殷也與浹白汗交流

恐不得當而秦先生寬止之曰且進酒余是以知允言凝神遠穆其中必有異者而人則謂允言頽然自放一切與世抹撥乃其試吏精心敏辦卽一時老吏遜以爲弗如至刻苦盡瘁以死而後人知允言才守爲當世有用人使其早遇合對策發科功名豈勝量哉允言名延默別號念橋娶吳氏父邑諸生楷母史碩人男二重甲重采女二婚姻皆士族允言生嘉靖辛酉卒萬曆丙辰年五十六以丁巳十二月丙申葬於楊灣之新阡而重甲次狀謁余銘銘曰梁溪之秦系出淮海端敏嗣興奕葉璨璫子與二仲妙有才技酒鎗棋局跌宕文史子之折腰亦爲貧使到官受事素餐激恥櫛垢爬痒民曰樂只功緒有聞祿乃止此不羸其躬後食其社鑽石埋辭告千百祀

明故溧水學訓導芝菴趙先生墓志銘

先生趙氏諱樹恆字茂一別號芝菴趙之先出宋宗室潞恭憲王元佐五傳而有朝請大夫士鵬者出守江陰軍遂家江陰之砂山

石橋里家世廬墓俱在砂山陰歷宋元以來無他徙子孫多賢且貴其在祀典者宋則祕書發明則孝子鉉語具邑乘中孝子之六傳爲文學抱玄公從洛則先生父也娶夏而生先生先生弱冠補諸生連試督學開府皆第一方嘉靖末時文糜爛先生獨以清新翦棹奪其曹一日名噪邑里當是時砂山之趙宗方盛通朝籍者二人縫掖數十人推先生爲後出之儁先生清峭壁立有神簡尚風節齒牙出入一宗以爲律令按察武選二公皆曰吾家名教屬阿恆擔去矣其推重如此已屢試京兆皆不利歸雖英華銷落而風格整峻如故邐延久之以齒貢謁選人得應天之溧水訓非其好也其甫至溧水而爲令者鄙意若以腐鼠相嚇先生曰一老廣文曰噉齋前苜蓿有何佳味而謂我難割耶歸休矣會令以遷去而代者爲嘉興徐公一再見先生而心折曰古人哉趙先生也願折節與先生交先生曰老憊沓拖不能以骨體事明公請明公寬其禮法而可徐公曰善暇則綸巾葛服提一楹扣齋扉先生亦時

出薇蕨佐以少炙兩人促膝娓娓清言雅謔至夜闌不休然先生所言皆千古六合絕不與邑事卽語涉諸生不過稱引課業或爲貧苦屈抑者道地而已亦絕不令其人知徐公久而愈親之人謂徐公爲令賢有名其力能致先生六館亦百里者一日以廬江授徙卽徐公愕不知所自於是先生歸矣諸生設祖帳祖先生至數十里不絕有追隨抵家霑涕而別者人謂一時師儒令長學官弟子之相得如此未曾有也先生歸而闔門自老盡謝里巷酒食與一切郡邑交前後邑大夫慕先生名每歲以鄉飲禮賓先生先生弗應也先生性伉直面骨峻嶒口不藏人過意所非是義形於色在富貴人坐中小不當意便拂衣起去咄咄不止尤不與小人作緣小人望而走匿以不遇先生呵叱爲幸嗚呼此豈逢世之人也哉然潔身修行五十年讀書談道屢空晏如窮途薄宦不從里中貴人乞一紙薦書其與徐公風塵遇合最稱知己先生曰吾不願受知己恩嗚呼先生可謂介性孤立矚然不滓者矣錢太史受

之爲孝廉時過溧水遇彼中諸生道先生遺事受之曰先生且死矣諸生聞者皆泣下卽日相率詣令請祀先生學宮令新建徐公若谷因爲表章甚力會學使者缺而徐公且應召去爲具草應祀者狀數千言今尚有待云先生居家孝友節縮已養養其伯氏至篤老益恭病寢劇治二木以其一待兄猶強起視匠事曰不幸先兄葶蛄蟻吾不忍此三尺之題付之不知何人之手也羽翼宗人獎其少儻而繩其不率當先生在其見繩者不無微反唇比歿而盡族哀之曰天乎何奪我趙氏干城也嗚呼先生自有本根與世之溪刻爲名附外簿內者爲敵可以風矣先生卒以萬曆丁未其生爲嘉靖庚子年六十八始娶於花鏡婦德先先生十八年歿有四女無子晚納劉氏妾舉一子名輝祖聘貢文學隆祐女先生歿時輝祖纔四歲已失母劉矣先生託孤於貢而以少貲產屬之花孺人四女者一適吳一適貢一適蔣一適繆劉復有一女適貢先生歿三年而一子者復以瞽廢諸壻謀於其伯氏以今年辛亥之



二月甲申日挈遺孤葬先生於砂山祖塋之東而徙花孺人兆合  
焉劉亦得耐女之適繆者卽余從子尊貞婦尊貞以贅壻受先生  
託與貢共撫其孤及是手趙之宗賢繹狀來問銘嗚呼余先人  
辱交於先生先生以爾汝視余余豈少諧獨先生以爲可有眼前  
不平事以告先生先生或唾或罵或泣或笑先生死里中無可語  
者矣然則銘先生者必昌期也先生志也銘曰生也逢曰徐公死  
也逢曰徐公嘉興引手遭狙兇新建秉筆事從容徐公徐公兩不  
終侘絕一綫寄孤童朦朦在錮命奇窮我欲問天無所從泣而書  
石告幽宮已乎先生竟何逢蒼松白石伴清風

故太學生程君公甫墓志銘

自余守諸生而休寧程生廷灝與其從兄弟暨從子數輩來問業  
余舍不能容至別僦舍以居逾三載而後其羣從各散去獨灝之  
相依如故余間問灝以若之家事紛苦翁亦漸老何以脫然無內  
顧憂灝對曰有伯氏在大人委家秉授之一切治辦縱灝輩使學

於四方以灝得事先生幸甚遺書戒勿歸也一日而其家人以急  
告曰程之祖墓爲里狙所誣齧且構飛語聞於有司事岌岌矣生  
告歸越數月而灝復至余謂此事了矣灝曰未了也有伯氏在曰  
彼曲我直吾能据義爭之何與若事而僕僕廢業爲余因竊歎程  
伯子之賢且才也遺其父以安也就其弟於學也易曰子克家伯  
子之謂乎又從容語灝兄弟均勞義也長者勞而少者佚可乎灝  
感余言再理裝歸後五年其事始白而生亦不能數來遊矣余旣  
第守燕中一日灝忽至余喜欲狂而察其色慘甚再拜起曰茲來  
非以問業也爲伯氏問不朽也伯氏死矣而又以溺死先生知其  
人於十年之前而天之報之於十年之後如此奇酷吾父以下迫  
欲死計得小慰地上者地中片石耳惟先生憐之余旣不忍拂灝  
而又不能爲新都之文辭以光程氏乘且奈何姑按狀書之程之  
先自晉新安守元譚公始也凡若干傳而爲處士公某則君祖也  
父光祿公某娶於某而生君君名廷溥字公甫弱冠補郡諸生游

太學挫南北試者久之而君志彌勵下帷攻苦冀得一雋以娛老親而里狙之難作矣其業再殖再落俱以家紛故頃歲以光祿公命有事廬江自真州逆江流而上抵江浦而颶風作檣倒舟覆一舟人皆溺從僕中有遇救得免者馳報南都諸家人在南者急來構君屍三日夜始得君之子允棻奔自錢塘視其顏若生乃含而殮焉計聞新都其父母哭之曰吾無以佚老矣諸弟哭之曰吾無所稟成矣宗黨哭之曰蔑者孤者貧乏者誰為卹矣環里巷哭之曰急莫告矣紛莫解矣嗟乎伯子之為伯子可知也彼非獨克家也竟其才志足為世緩急焉以一縫掖死即死耳死而於波濤天可問耶君生嘉靖丙寅歿萬曆癸丑年止四十八配王氏生子允棻娶於吳允棻奉其喪之錢塘復自錢塘歸葬於某縣某山之某原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爾祥步緩視而卒以溺死若或使雖則溺死弔者如市脫魚腹返平陸封馬鬣卜兆協我識爾宮爾後其隆

明故夏室屈孺人墓志銘

孺人屈氏郡諸生夏孟睿妻也父曰蛟祖曰泰曾祖曰霖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官刑部員外郎霖兄震蒙其外氏陶以字廷威行陶廷威舉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邑人猶稱之曰大小屈兄弟俱以清勤死官下其子孫不能名一環夏之先歷有聞從壽與廷威同進士舉積官至御史中丞餘乙科居令守不絕至嘉靖之末而夏宗亦替於是妣氏申辭曰兩姓舊德耦俱兆興屈女所以歸夏也舅曰禮疇翁姑曰蔣媪居貧相攻苦為生而自孟睿見穎則縱令游學膏火楮筆悉仰給於耕種孺人十八入門班諸婦晝夜作井臼之間機杼札札矣問衣佐餼必服必嘗翁媪曰是善事我於是孟睿得一意讀名翔起開弟子講席者二十年束脩所入市少甘鮮以進翁媪孺人則菜羹一盂練布裙一幅蓋恬安之孟睿數從外偕文士來孺人前釀醴作齋料鸚腊以待呼酒炙酒炙連屬俱美好粹不知其為貧家爨下之跡去客數武簾屏肅

然七之掠於釜者其聲微君子以爲謹孟睿既五困棘闈頽然沓  
拖有自憐之色孺人譬解之曰數也妾聞高門愈下不極不通何  
必子身矣姑教兒自孺人歸四十餘年孟睿素業不加羸然履更  
儉歲眾大小猶接食平居烘煖卽其家亦自忘貧庀一婚一嫁營  
兩喪曳長履短卒使無見綻裂皆孺人勞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  
二日以疾終壽止六十自孺人歿而孟睿悲思不已擬古人悼亡  
之篇作五歌繆氏覽之曰夫婦之情止諸禮義如安仁畱盼於翰  
墨文通仁望於月華盛年之思亦半爲情溺耳若夫青衫白髮茶  
蔘備嘗而早有鹿車牛衣之感晚無司隸京兆之遇凡屬有心何  
能遣此君子所以愈增伉儷之重者也孟睿名九思一子貢球邑  
諸生一女嫁繆維楨後其歿之三年萬曆戊午十一月之壬寅葬  
後河之新阡昌期出自夏母黨之戚兄孟睿而嫂孺人少與孟睿  
同學出入較藝必俱知其家熟役固無辭而先世與屈兩公中表  
故敘其家世爲稍詳銘曰噫孺人四十年勞薪一簪不著身生世

不諧嫁士人東家之子流珠瓔西家有姬困陳陳一日而死委黃  
塵羞璧布幣我不銘爲爾君子揚爾芬爾祖之祀莫或承原本書  
之存其名噫孺人死則羸

明故邑諸生陶季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志銘

龜山之東麓盡而平疇接有方塘者三泓渟湛澹可濯可漁前貢  
士陶先生元之居在焉先生學行有聞里人卽其居稱之曰三塘  
先生晚歲以明經上公車竟死於道有子三人皆以諸生世其業  
長公光祚早當戶年六十餘考終次公應科今八十二矣步履飲  
嗽猶如五六十人獨季公光憲以孤童起年止踰艾後十八年而  
其子舜選始克奉公與公配何孺人之柩合窆於龜山之祖塋其  
可哀也已公七歲喪母趙九歲而先生之喪自外至伏地嗚嗚泣  
見者慘動後母潘憐而撫之稍長漸露頭角孺人之父何翁者以  
爲快婿也收之家塾公是以讀書知進取十七補諸生益自矜奮  
當是時公猶室於何也念母潘遂以孺人來歸居宅之丙舍且讀

且治生孺人十指佐之備極纖苦久之漸有產殖則肩隨其伯仲  
出支徭賦入應賓客公私百需不以孤露之餘自解免既屢擯有  
司終不廢讀課舜選亦早成諸生曰小子勉之夫先貢士之業而  
大家之志可弗究乎大家者先生之母貢也戶部郎之女御史之  
姊實口授經於先生故云公居恆以不得事先生爲恨歲時伏臘  
孺人潔饗饋而公薦之嗚嗚泣不收初母潘之撫公也如己出公  
事之如所出母病亟則孺人手調湯藥浣廁及殮送皆如禮可  
謂一德相輔者矣昌期念吾祖東渠府君妻祖戒菴李府君與三  
塘先生石交三家遞爲婚媾吾世母及外姑皆公姊也妻公女甥  
也昌期爲童子見公兄弟來吾家公年少丰容吾世父靜思公以  
姊夫自老乘酒驕穉之公不可咄咄以去而再見款如初長過  
外家則見外舅復菴公與公兄弟飲觥籌徹宵旦外舅於公不自  
老公亦溫克自持當其坐間長公嶽嶽次公斐斐或相觸相左謹  
諄之聲幾與笑語錯而公頽唐玉山強沃之則亦受沃而顧其咄

咄之氣時發於諸甥記妻兄李貫之小見拂公盛怒貫之脫幘伏  
地以請不得解必外舅杖而解之其舅體之嚴如此嗟乎此前輩  
風流而今不可見矣公病且革聞昌期舉於鄉視外舅而笑曰若  
婿舉乎使鬼而有知吾行見東渠翁舉手賀也昌期感其意不能  
忘茲之禁也李貫之曰子爲銘昌期曰諾乃受舜選狀而因裴徊  
追想其父兄之間三家往來杯酒之懽歌哭之變太息而書之公  
字弘周自號繼塘歿於萬曆庚子年五十三孺人歿於萬曆丁巳  
年六十九子男二舜選舜揚葬以萬曆戊午某月某日銘曰三塘  
之水泚且碧代有儒者飲其澤少也青青擬烏奕年至慮耗老縫  
掖卜世而興視厥積史氏纂辭授鑽石以其耦俱賁黜宅  
明故邑諸生徐望叔暨配顧孺人合葬墓志銘  
嗚呼望叔之歿於今八年矣而余以膠庠舊游兒女姻私執筆而  
銘其墓石望叔少有丰儀善記誦下筆奕奕清舉年十七補諸生  
已通春秋胡氏學兼熟三傳故縣令詔安胡公試而賞之極見寵

異明年以高等試南闈胡公賦寶駿篇以贈矜誦一時父太學君  
念望叔才美不可不輔以學聞虞山有邵墟蓮先生者以春秋開  
講席爲具羔雁縱使游焉邵先生見其文則又大賞授以春秋祕  
指於是虞山顧太學者有愛女行覓快婿得望叔而婚之是爲顧  
孺人當是時兩姓之黨目屬望叔謂一第可掇取也而望叔益自  
喜折節讀書有司之試多在顏行其後再試南闈再失利而太學  
老矣望叔始以季子與家政公私旁午望叔攢眉應之遂不獲一  
意讀而太學歿母氏繼之荼苦之餘咄咄不自得則頻呼酒酒不  
可止而病亦不可起矣惜乎望叔之才而不究也望叔諱儒偉字  
望叔父諱衍宗衍宗之父治治之父鄉貢士經經以上皆有門第  
所謂梧塍之徐爲江陰望者也母無錫浦氏春坊贊善應麟之女  
肅有風範末年盡斥其贍田簪珥大營徐氏祠堂規制甚敞曰先  
夫志也君子以爲遠望叔昔在行輩當其少年循循無挑達之色  
顧孺人稟教於姑儀法甚謹凡望叔所致於親以養以葬教誨其

子皆孺人黽勉輔之孺人父爲太學諸生燧大父憲副炳也望叔  
年四十八卒萬曆四十年六月三日孺人年五十六卒萬曆四十  
六年七月六日男四人自興自隆自芳自達女五人嫁繆純白黃  
毓祺王功薛蘭徵張孟勳純白予子也自興等今十以萬曆某年  
某月某日葬砂山之祖塋而孺人祔先期具狀來謁余銘余悲夫  
望叔之有雋才不自究至於顛躓曠突以死意欲稍張之以應銘  
法不可得則連系其世望之高推其父母之隱操而特書之使徐  
氏之後知有望叔者猶不失爲前人之佳子弟原本其可尋也已  
銘曰嗟夫人之若穎卒以顛頓也豈受命之不猶抑舊德之敝也  
匪其敝也必有熾也荆門之藏孝廉之題前史煌煌銘詩尚垂我  
用故事辭而埋之匪夫人之私惟舊之思  
明布衣虞江錢翁墓志銘  
友人錢文光博雅尚氣誼游吾黨蔚有時名曩歲顧朗仲來拉予  
同訪文光飲酒談藝至丙夜始別朗仲因以識虞江翁歸而謂余

曰不特其子才也入其家僮僕稚子皆有自得之意其翁殆有道者歟吾請得歲與翁游矣竟不及歲而翁死於是朗仲許立傳而余爲之志其幽翁諱崇理字汝法別號虞江常熟鹿苑里人也父爲敬嘿公言母朱氏其先世自千一公遞傳至敬嘿公有子四人公居長以產落無所容而贅於吾里徐氏遂稱吾里人翁自十六歲遇倭猝被虜浮海去會我舟師及之大戰翁蕩入水抱舵而呼自稱常熟男子倭就擒躍起得不死上幕府遣歸蓋天幸也亡何脫身來游徐氏婦翁筠溪每事取衷於翁而翁一以隱厚調劑其間多所補救然翁自以感婦翁知不忍倍耳實無所與他事於是里人多翁長者翁性本溫澹匿身農圃間久之有宅一區粗避風雨有田百畝粗給饘粥宅旁更拓隙地雜種名花珍果嘉蔬其中周遭藩以榆柳竹篠之屬翁如也家不畜園丁晨起自擔水秉鉏且剔且灌搢搢然忘其疲病率以爲常又好客客有叩其園扉者則放鉏弛擔肅衣冠長揖而進客客亦不能遽舍翁翁引與班坐

啜茗良久稍出蔬果享客如朱李甘瓜與葵筍之品不外取而辦間遇高朋雅侶不恆至者爲擊鮮烹雛以佐之人頗樂其真率焉又好飲時提壺樹下熟酒自斟歌呼嗚嗚頽唐之態可掬也賓至輒飲觴數頻行半醒半醒不知客之別去矣蓋公以園來客爲客設酒爲酒涉園以園供客終其身寄趣於三者然園日治客日進酒日傾而翁之生事日蕭疏矣翁有二子伯曰文謨仲即文光文謨讀書不成天死文光爲諸生名最著而久不第束脩之入不足以饒翁麩葉需翁以是不能無憂生之感遂浸尋及病病且殆而猶不廢客與園止卻酒不飲而已其去鹿苑而來游徐也念其父母春秋高隔處數里外而仲季早死叔氏又最弱每東望齧指出血曰爲人兄不能侍養至依婦子字下謂他人父母乃不如無生每數日挈壺漿一省覲僕僕不休父歿則迎養其母手調飲食進匕筋先後兩喪窳窳之事備極艱辛不以累弱弟至所遺財產悉推予叔氏後叔氏以逋賦瘐死翁匍匐收葬之哭極哀已卯翼其

二子夷於己子噫是可以觀翁至性矣然則予所重翁豈以杯鐺  
徵逐之好風景流連之會哉翁卒以萬曆戊申得壽六十六葬以  
明年二月辛卯墓在涸岡西原蓋先世廬墓畢在望焉是翁邱首  
之志也銘曰吾聞不死大難應有後祿公前不死卒也不祿以爲  
天不可信爰卜其宅負乾而抱巽兆曰昌爾後筮亦值之天風姤  
其繇曰含章有隕自天然則天耶

墓表

明故福建汀州府知府畏暑張公暨配吳安人合葬墓表

張伯子葬其父太守畏暑公母吳安人於敬山之新阡既請銘於  
司封氏安先生矣而復屬不佞表其封以不佞辱公布衣交繼以  
婚姻知公夫婦間最深也公通籍二十年仕宦至二千石非有治  
行異等之蹟與危苦奇男子之概傾動人耳目縉紳先生遠者罕  
能舉其名近者知其樸直無他賜而已若公生平居官節惠居家  
孝友與其儷一心爲德於宗黨間蓋朝紳不知而井里知之抑亦

有弗及知者則何可無表又何可無不佞表也當公十一歲而喪  
贈公已能號泣擗踊如禮人謂張童孝子矣是時張氏業大旁落  
嫡母馮太安人與母陳太安人提幼孤一室相响宗人眈眈肆齟  
齟幾不能全公乃屏去嬉游日夜自課讀安人年十六來歸卽日  
夜績而佐讀篝燈熒熒咿吾與機杼聲相雜且泣且勞以爲恆如  
是攻苦者十餘年而始一補諸生公所爲應制業無他奇要以據  
經守傳春容條暢而止以是不能詭時趣落落諸生中然公私心  
自憲以爲中雋之技豁如也又十年以萬曆之乙酉薦應天明年  
丙戌遂成進士甫釋褐急請歸則以念馮太安人篤老故公起孤  
童暴貴錦還之日一市誼趨而公謙謙猶寒儉色邈迴里中者久  
之始謁選得定與令定興三輔地權瑞貴戚鱗次窟其中使者冠  
蓋旁午驛騷甚公至一切裁抑先是驛騎無所出強責之民間民  
不堪累公出羨鏹市馬而專以課鈔充芻橐費並領於官定興民  
大蘇公之力也有戚畹橫甚奪民居後其人以沒庫金長繫公判

還其居別鬻以償官戚晚日攝公日陰伺公間竟不得而公亦以  
例請得改教授雲間矣雲間固才藪公至兼以文行相提衡一時  
知名輩獎掖爲多今吳大行伯玉謂余者張先生不唯教士且養  
士又護士也其得士心如此久之轉南國子博士尋丁馮太安人  
艱服闋入補國子博士擢刑部雲南司主事時去公登第已十四  
年所矣主事三年持平詳讞多所滄洗秩滿得贈封父母如秩尋  
遷湖廣司員外郎進郎中而公又復念陳太安人不自禁兩假使  
事歸省尚書意不憚曰郎欲臥里中遷耶蓋公性寬仁目見輦轂  
下冤獄如織每獄具輒爲平反一切從未減例常抱贖而爭尚書  
前不爲沮以是積尚書疑非獨以假差故也亡何竟中考功法鐫  
二秩調矣公之中考功法也先擢汀州守抵汀州之二月而報至  
時公已病痰暈扶病歸里病益瘳卒以不起未踰年吳安人亦繼  
之年皆不及下壽而令陳太安人哭子婦也可哀也已公稟意疏  
簡在貴游中偃仰自如街口無所擇故終其身掩抑於官譽而孝

悌長者之稱在里中當公之赴應天試也不能治裝徧走貸數家  
莫爲應者則預問館精以行而館人難其色強應之公猶割半以  
畱馮太安人炊也母子相向雪淚而別旣第人人以爲孝感云蓋  
公以落魄諸生連掇南宮第樂稱公者推以爲純孝隱德之報舉  
種種鬼神徵見事伸其說卽袁儀卿氏亦傳疑云可弗表表其信  
者繆子曰白衣冠之行薄而閨闈亦化之江邑陋故多先民之風  
焉吾猶及公第僂僕而大里門也馬僕服御居舍無改觀也田晦  
不驟拓漸稍拓而不逾中人也置產必倍其直課佃不贏其額也  
忘大卻酬小德也月俸歲入盡推與其族屬共也內外姻黨十數  
家待而以聘以歸以窆也貧落故人子問遺不絕貸而無所償者  
不問也數者其猶有厚道也公固性安之而吳安人猶力贊其缺  
元氣在公門矣今士論之所少公者唯治辦才而市兒之見至以  
安人過施予損公橐噫嘻公鈍則有之使公而犀利壯往名能其  
官盛作氣勢掠脂膏以潤妻孥而炊煙不通於同氣安人者亦復



曳金鳴玉都然自封而反脣相稽於室豈復有士品婦質哉不佞前感公門盛德事故以女妻公之仲子薦而茲墓道之石亦不敢以賤劣辭使後之君子往來斯邱者有所風焉公諱令聞字叔闇畏碧其別號

故淮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左泉何公墓表

萬曆癸卯淮長史致仕左泉何公以老壽卒於家越十五年丁巳十一月始克葬於覆釜山之阡其季子泓自爲述屬錢史志而史期表期之悉公也不如錢徵志而後知公有文武策略試吏見效論天下大事至今可采行然則公雖困於資格鈍置以老抑亦不能自出者矣是可表公名鈔字子宣別號左泉海虞之橫瀝人也父都事公墨母周氏公少有大志十七補諸生挈其弟鏞徧參吳下之名宿經學之外頗好讀史以自廣會倭難起海上西走毘陵以其間謁唐應德先生而問以世務先生反覆倭變一事始末且頓足起曰嗟乎天下事皆若此矣公領之歸而適有睥睨之役以

一晝夜竣版築者數尋城賴以完又稍用鄉什伍法遇倭於村獲三級倭遁一縣壯之是秋遂舉應天嘉靖之乙卯也公累舉不第公車之問陰求天下豪傑如汝南劉黃裳海鹽王文祿輩深相結納萬曆之甲戌弟鏞第公始謁選得瀾東之平陽台平陽東並海南枕江與閩接而西連括土曠瘠不治而歲輸轉入於永嘉及蒲門所二倉涉江踰嶺民甚苦之炎亭朱明二山者禦倭要害處也舊無寨壘以時置廠廠不敵嵐雨戍之疫者過半公至爲之議墾墾田萬畝議折折運千五百石議繕繕二石堡軍民大說而又搜隱田之界於閩者隱籍之詭於竈者得田七萬畝籍數千戶又倣常平法備荒一支之贖緩歲積穀以萬計民飢發廩所全活以數萬計每使者慮囚屬視爰書輕重平反者以千計而公所爲壯決果任卒貽平陽百世利者則凰浦礮之役平陽之江南有大溪焉實受三十六源之水灌江東西田而閩山之齒與海嚙不勝齒蝕而海鹹北注於溪田爲鹵公行求宋嘉定間舊礮趾復築之佐礮

以阡佐阡以隄八月而工成費止四千有奇是役也起瘠田四十餘萬畝廢田稱是當是時江陵柄國以考成法計吏吏廩廩憂不及而公課首應格再課再最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蓋乙科格云公抵南猶思以職事自見念康靳公開屯田功力請於兵曹復其後戶侯江淮衛與江浦縣閔公以一單騎往事立定絲公習掌故曉機宜不屑以散曹爲解亡何竟以淮長史拂衣矣嗟乎此非格困公也江陵何嘗不破藩籬招天下健異御史曹郎之選往往以乙科闕入而不出其門者蓋罕公庚辰入計有請爲公道地於江陵者公不可公不可而失御史曹郎豈足恨哉蓋公自少持議論喜風節友趙汝師先生而以不得終事唐先生爲恨其赴平陽過瑞安卓公敬祠下奇黑虎事問所爲寶香山者而望祭焉歛歎不能已嗟乎公嚮如此卽一日爲御史曹郎又豈能破面呈身而奪其所不可固不如爲格坐廢佚老田間公廢得廢所矣乙酉水田議起徐尚寶貞明假御史節行畿南得以便宜論薦趙先生移書

公若能強起佐尚寶籌乎公報曰不能而獨次第萬餘言謂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田內地之法四田畿南之法三指畫條貫鑿鑿可行後水田議竟格而尚寶束身歸公之歸田也日局一樓盡繕全史而摘其肯竅與世務會者授季子泓泓祈以其學顯乃爲之拾遺飭采使公必傳者如所述云然吾聞之公用世不盡酬退而用之於家尤折節爲恭儉是故人以其長者而掩豪傑名夫公眞豪傑所以不失長者哉何氏子孫必有以功名顯當世者存公之醇而息之可也故太學生環浦張君暨配隴孺人合葬墓表君張姓諱紹慶字繼之別號環浦張氏自君之曾祖建寧守端巖公以牧伯大吏退老虞山頗出其餘策講樂志之業子孫修而息之至今詩書堂構甲於里中幾百年矣其賢者雍容衿裾蔚有門風次不失勤儉守家然未有折節工制科言尋復建寧公趾者則惟君弱冠以儒士第一人應畿闈試張宗目屬焉至比之鳳毛翠

羽而君益矜奮盡發先世所藏書讀之偕二三儕偶結社於迴塘之別墅筆槍墨瀋與花陰竹篠相掩映於簾扉間甚適也然君數奇更六試皆誦最後徙太學又誦而以哭其父淳齋翁一疾不起年止四十九張宗哀之哀孝子也其先君卒之五年配瞿孺人卒宗人亦哀之哀孝婦勞婦也君卒之又四年萬曆丁巳其孤國彝國鼎謀葬君夫婦於北山之原請一言表厥隧期徵狀而後知君孝謹大節事父淳齋翁母顧太君色養婉至每自傷不致榮華咄咄懷趙景真之恨故父歿而君從之自君見寵有司得盡寬其宗人之徭而尤時訟其抑苦既事解亦弗居也瞿孺人者以潔旨佐君孝以推燥佐君睦以機杼佐君伊吾以管鑰佐君筆札殆所謂一德伉儷者乎夫君子之表墓表其墓中之人卓犖有奇者也有奇矣彼自足休明一世抑何用表為張君生長膏華能屏去耳目之好而俯首一經以就有司之尺幅力憊而年不逢亦天也刑於寡妻以順父母以洽宗黨張氏之門戶隱然寄於一青衿者三十

年而不名其勞其猶庠序之風出入不悖有根底者哉嗟乎君老諸生何能為奇亦何能飛腥走羶挑達城闕以市為奇吾見市為奇者多矣如君之無奇也法當表為約撮其概授二子鏡諸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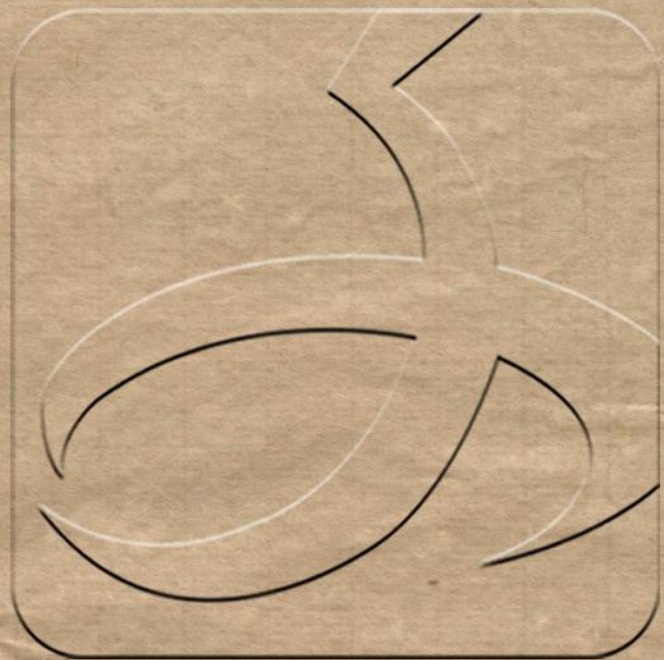
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

休寧程翁諱事心字養之別號敬一以太學諸生久次當得官不屑就而援選人例授光祿寺署丞以冠服歸遂稱光祿丞云次子廷灝予門人也謀葬翁而先期纂翁事狀謁李本寧先生銘而余表余慨然曰此固徽之隱德樹義長者而表又何辭蓋廷灝游吾門二十餘年其從兄太學廷藩從子孝廉近信輩俱來游時時道其家庭間事余故稔知翁廷灝之言曰吾父弱冠游太學有雋聲念大父之瘁於家也舍去學代操家秉意不屑屑牙籌課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指畫意授各盡其材橐中裝贏於曩時矣終不私一錢養送之餘頒施於中外宗黨必推大父之意行之性忼直不以言色假人居身矜重至老無惰容訓勅子孫必依於禮法廷藩

之言曰寬藩等於衿裾者叔父哉叔父之於吾父也無別財凡送往事居公私之役叔父不讓費也凡拓宅舍求墓田之事叔父不居便也叔父之視藩等猶瀨等也近信之言曰吾叔祖程宗之廣廈也五服之內待而衣食婚嫁殮葬者不勝舉也見宗人有不率者斷斷露牙頰退而護持之矣每顧謂信等曰吾家自晉元潭公而下代有顯人至今芳于之族兩貢於鄉而不獲成進士若等勉之近信奉而銘諸心記程氏諸子言如是後客自休寧來者舉以質之皆曰信然且曰程翁非獨庇其家族也環翁之居無所不霑潤歲大饑米價騰踊翁大出困廩而平其糴又設糜以接饑者全活人無算里人有株訟而長吏不能平者得翁片言立解程翁鄉之長者也余曰然則程翁果長者也夫徽地陬人稠仰機利於四方父子燕越游而兄弟秦楚密保救賙賓之法不行於閭黨勢也其豪者盛飭冠劍貢琛執帛以游大人之門而炊煙不通於同氣南阡北陌有老死不識其處與人者以視程翁親親長長以收其

族以拯濟其鄉何厚薄懸哉夫使一邑之中得如程翁者數輩爲鄉三老以存其舊族風示子弟鏗薄譎僞之習其亦可以少衰止也已會予守館下而同年休寧令入計京師遂以程翁之行告曰是當旌令曰微子言吾徵其人足旌也令抵邑而翁前已捐館矣悲夫夫章善詔俗守令事也昭閣示來史氏職也是故余從廷瀨之請特揭而書之使歸而勒諸墓





從野堂存稿卷四

